



EJ095199625141

師大地理研究報告  
第25期 民國85年5月  
Geographical Research  
No.25, May 1996

史脫貝之「福爾摩沙島內地旅行  
暨新高山（摩里斯山）首次攀登  
(1898年聖誕節)記行」  
*Stöpel's "Eine Reise in das  
Innere der Insel Formosa.....(1898)"*

楊宗惠\*譯註  
Tsung-Hui Yang trs.& annot.

譯者序

十九世紀後，特別是台灣開埠（1860）以來，歐美各國人士在台灣活動頻繁，旅行目的不一，報導豐富且多樣化，對百年前台島歷史地理景觀面貌的探究，頗多助益，其中大多數均已譯成中文<sup>1)</sup>。德人有關二十世紀前台灣的論著，以學術性質佔多數<sup>2)</sup>，旅行報導相對而言較為少見<sup>3)</sup>，且至今尚未見中譯，故於此將史脫貝（K.Th.Stöpel）博士

- 1) 中譯的工作早期散見於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的台灣研究叢刊中；近年來在本土意識與鄉土情懷省思下，再度掀起蒐集與譯註的熱浪。較重要的工作者，除了省市文獻會外，期刊社（例如：台灣風物）、報社（例如：自立報社）與出版社等私人機構，亦投入不少人力。成果豐碩無法一一言及。在此，僅以劉克襄為代表。經劉氏之手，在旅行報導方面已先後出版了「探險家在台灣」（1988）、「橫越福爾摩沙—外國人在台灣的探險與旅行」（1989），以及「後山探險」（1992）等書。
- 2) 研究台灣的德人為數雖不多，但是學科範疇很廣，由地質、植物、經濟地理、歷史到人種和語言學等各方面，均有學者涉及。其中，為國人所熟知的著作，乃L.Riess與A.Wirth兩歷史學者所著之‘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臺灣島史」）及‘Geschichte Formosas bis Anfang 1898’（「臺灣之歷史」）。此兩篇論著先後由周學普譯成中文，納入台銀出版臺灣研究叢刊第34與54種，亦即臺灣經濟史三集與六集中。
- 3) 在臺旅行報導出版者，僅得二，一為A.Fischer以原住民探訪為主，1900年在柏林出版的‘Streifzüge durch Formosa’；另一即為史脫貝（K.Th.Stöpel）1905年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艾利斯出版之本譯文原稿。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

1898年的旅行報導“Eine Reise in das Innere der Insel Formosa und die erste Besteigung des Niitakayama(Mount Morrison)-Weihnachten 1898”譯成中文，冀能對台灣近代史外國文獻的蒐集整理略盡棉薄之力。

史脫貝來台旅行主要目的是攀登玉山最高峰，在臺逗留時間不到兩個月，旅行報導採日誌式體裁，記載作者自抵達基隆港日（1898年11月24日）起，乘火車、輕便車，間或步行一路南下攀登玉山，至重返台北（1899年1月5日）之歷程。

所記述的時間不長，而行經之處也並不多（最南僅到北斗，即轉入竹山），然由於是逐日記載所見所聞，對十九世紀末台島的自然與人文地理景觀，卻也提供不少線索，例如：荒溪的特質對當時交通的影響；農業土地利用的多樣化、竹圍式的農村聚落景觀、古老城鎮（例如：新竹市與彰化市）風貌，以及所經各地之舊有地名等等。

又自竹山起至重返漢文化地帶，史脫貝在阿里山鄒族與布農族東埔社人的陪同下，沿著陳有蘭溪，踏著原住民的腳印，幾經波折於耶誕佳節第二天登上玉山最高峰。因此在久美、同富與東埔等地與原住民相處很長的一段日子，在文中對兩族群之食衣住行及習俗等不同的生活型態報導生動。

此外，日治初期台地抗日活動尚未平息，各處動盪不安，以及瘧疾瘟疫橫行之史實，由作者對往來忙碌日軍的記述中，亦栩栩如生的躍然紙上。而藉著作者所接觸的人物，對清末活躍在台的外籍經商與傳教人士略窺一二。

當然，就史脫貝個人而言，此行最大收穫，莫過於澄清了攀登玉山主峰記錄年表上齋藤與本多（1896）攻頂位置的疑點<sup>4)</sup>，並成為第一位攻上玉山最高峰（4050公尺）者。

史脫貝之台灣記行與當時其他西方人士對台灣的看法並無不同，他們對台灣風土民情的興趣，主要是站在西方列強海外殖民發展觀點上，對台灣的報導與評論，不免也摻雜不少歐洲文明的優越感在內，然而這些正反映了歐洲工業革命之後西方列強的世界觀。

原書分三部份，第一、二部份乃有關台灣島的地理地質與歷史，篇幅較小，且以文獻整理為主要資料來源，在此因篇幅之限制而略之。以下僅刊出前言、後記與原書第三部份，即在台的旅行及攀登玉山歷程之譯文。

原文以「野人」稱呼原住民，在此均譯成「土著」；地名，除了譯出外，並盡量找出現今地名以供參考；人名已有中文譯名者即沿用之，其餘不詳之人名、物名及存疑的地名，包括山名、河名與社名等，則仍列出其拼音原文。括弧內文及註腳均為譯註者所加註。

4) 1896年9月日本陸軍步兵中尉長野義虎橫貫中央山脈，並且首次攀登玉山，但對其是否真正登上玉山主峰，當時有經驗的登山家均持懷疑的態度。目前認定最早登上玉山主峰者即本多教授與齋藤（參閱：簡白譯：橫斷中央山脈—長野義虎中尉的地理探險，收在劉克襄（1988）：「探險家在台灣」，99pp.；劉克襄（1995）：「台灣舊路踏查記」，p.25。）

## 前言

在肆虐遠東長達一年之久的日俄戰爭之後，又重新引發歐洲人對東亞情勢普遍的興趣。每一個積極從事國際貿易的歐洲國家，都認為這是一富裕且遼闊的地區，當地的居民由於偏處一隅以及獨特的文化，與歐洲人幾乎毫無瓜葛。因此，對歐人而言，無論是經濟或政治關係的開闢，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在此前提下，我這一篇有關個人實察福爾摩沙——一個尚未開發的地區——的論題報導，應是大家有興趣的話題。此一未開發地區的居民除了蒙古人種外，尚有馬來人種，在學術界其實早就引起莫大的注意。

最近十年該地區納入日本國家經濟中，對日本而言，也因此進入另一新紀元。在此之前整整二百五十年內，日本缺乏一完備的政治系統。在與外界孤立，以及內部專制的情況下，1868年之明治維新開始在所有的政治與經濟領域內進行新的改革。用火山爆發式的威力，日本人終於為自己開闢了一條新道路。仔細觀察後，我們覺得在此新的發展階段內，殘存的老舊與新出現的事物間存在著極大的矛盾：日本的上層階級，包括武士與貴族，他們的看法與理念，仍然主導著大眾的言行。這些階級，由於他們一直擁有政治上的特權，因此甘心情願地將國家大權完全交由明治獨攬。

如果你相信日本人能在短短的四十年內歐化的看法，那就完全搞錯了。因為，正好相反，在他們每天的生活裡、在家裡、屋內，在他們的風俗習慣中、在他們的宗教與世界觀、在他們的娛樂及藝術中，一切的一切，仍然是忠於他們固有的文化。目前，日本的發展階段，是經濟與社會在與外界接觸後所引發的轉變，而絕非單純的模仿歐洲。另外，日本目前急迫需求，與世界上其他文化族群一樣地站在平等的地位。這點，也只有在相對俄國複雜，而他統一的文化，以及與歐洲新勢力競爭中，東亞首次戰勝後才行的通。日俄戰爭後，在遠東的對馬海峽上，隨著俄國之星的殞落，首次驕傲地升起日本的太陽。

在我停留於日本的1897-1899年間，曾到福爾摩沙島旅行過，親自經歷島上的人與地。這個小島到目前為止，已在歷史上扮演過舉足輕重的角色，而也正由於其地理的位置，她將會在未來繼續扮演此一角色。

以前，這一極其富饒的小島曾經被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以及中國佔領過。八〇年代中期，法國人還曾經由東京灣進攻，企圖將此島變成其殖民地；但在1894/95中日戰爭後，清廷戰敗，拱手讓於日本，而成為日本帝國領土的一部份。

無論是戰略或商業，絕無第二個島類似福爾摩沙，擁有如此有利的地理位置。只要往地圖上掃一眼，即知該小島位於中國的南北方之間，一方面她可以是海外貿易的停泊站；另一方面，若有歐洲列強由南方入侵的話，她也能成為日本戰艦的中途據點，以及

修補站。

除了這些益處外，將此島佔為己有，由下述事實中，可發現還有許多的好處。

## 我在小島內地的旅行

1897年六月到1899年五月當我在日本斷斷續續從事研究之際，曾經到福爾摩沙島旅行過一趟，此趟旅行的首要目地，在儘可能地打聽該島社會與經濟的實況。另外，我對島上原住民興趣濃厚，但是有關他們的種族問題，至今爭議仍很多；而由一些旅行相關報導對原住民來源的看法，例如：布農與鄒（曹）族的族群屬性，我根本無法認同。

德國駐福爾摩沙島領事von Varchmin先生，他曾於1898年十一月到日本來渡假，積極鼓勵我到該島，並且保證當時總督兒玉男爵，即以後日本國防部長，一定會給予我支持。

於是，我就這樣逐漸面對一個一點也不簡單的任務，它的解決之途，由很多的變數來決定，先別提它所將面臨的危險。特別是，我最終的目的是攀登北回歸線上四千公尺的高山—新高山，而這座山所在處還完全沒有被勘察過。此外，它的最高峰在當時還無人攀登過。

在（東京之）德國東亞自然與民族學會（按：據日譯名則為「德國東亞學會」）上，東京大學森林學教授本多博士曾經報導過他在新高山地區的探險經過。受日本政府委託，1896年11月進行此地區的探險，他的任務也是登上島上最高峰。但是，在距離目的不遠處，卻因感染瘧疾必須折回。然而，他的探險也不是沒有功勞，因為他帶回來大批的植物採集，而這也是人們第一次對新高山地區植物得到詳細的認識<sup>5)</sup>。他手下的一軍官齋藤，甚至已攀爬到距新高山頂僅數公尺之遙處。在1898年聖誕節慶的第二天，我在這地點找到他所存放的日本國旗，這面國旗，如今在我手上，同時是我在東亞旅行回憶中最令人興奮的一段。

在此之前，大約三十年前，英國人杜德（Dodd）和必麒麟（Pickering）<sup>6)</sup>，他們也曾試圖攀登過此最高峰，但是都沒有成功，在該島北部，他們所經歷的地區被稱為「杜德山脈」。瘧疾、馘首的野蠻部落，以及其他重重危險，阻礙了計畫，而無法達到他們

5) 本多靜六教授帶領的科學研究團在軍隊的保護下，於1898年11月27日，第一次登上玉山山頂。參閱：Wirth, 75p.。

6) 前者為1866年從福建安溪引進茶苗，分配給農戶，並且放貸款以為耕種資金的英商杜德（John Dodd），亦有譯為陶德。杜氏此舉，不但開臺灣茶葉企業化及精製茶之端，並使臺灣茶，特別是烏龍茶，壟斷北美市場，並與糖、樟腦並列，成為十九世紀下半葉臺灣主要輸出特產。必麒麟（W.A.Pickering），任職打狗、安平海關，後為英商怡記洋行臺灣負責人，在臺灣停留八年（1862—1870）之久，通曉漢語及數種土著語，乃當時典型的「中國通」，所作所為均以白種人，或英國的利益為前提，返國後所著書 "Pioneering in Formosa,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 Headhunting Savages" 先後由吳明遠（1959）及陳逸君（1994）中譯，前者譯名「老台灣」（台銀出版台灣研究叢刊第60種），後者「發現老台灣」（台原出版協和台灣叢刊50）。

的目的。

因此，我就跟著德國領事 v.Varchmin 先生一起到福爾摩沙島，至少嘗試一次，也可以對此島的勘察有一些貢獻。

經過六天東北季風強勁、暴雨傾盆的航行，在 1898 年 11 月 24 日我們抵達了基隆港。強勁的暴風雨幾乎使得我們乘坐的日本蒸汽船翻覆，第一個船艙已有部份在水面下，幸好我們安然脫險，僅是全身濕淋淋的登上福爾摩沙島的最大港基隆，一個人口約萬人的城市，也是全島唯一大蒸汽船能直接駛進的港口，但是碼頭與城之間仍有一公里半的腳程。這港口由一砲台防禦，而此防禦工事在八〇年代中期曾被法國海軍將領孤拔（Courbet）佔領過。在港灣裡有一小島—棕櫚島（即今和平島），而由群山環繞的岸邊則佈滿了竹林。港的設備很差也不夠，在東北季風期要上岸都很困難，因為連防波堤都沒有。在港外有許多高聳的岩礁，海浪碎裂其上，白色的浪花飛濺沖天。在我們抵達時，港灣內波濤洶湧，由德國領事館派來迎接的小汽艇還差點翻覆，不得不折回，一直等到海面平靜後，也就是 24 小時之後，才將我們幸運地接上岸。

當我踏上福爾摩沙土地的基隆港時，我的情緒壞極了。Ilha Formosa!，我心裡想，美麗的島，你在那裡？你那被第一批歐洲人極度嚮往，且禮讚的蔚藍天空，到底在那裡？三百年前，當葡萄牙水手首次航行過此海岸欣喜若狂，對小島的景色異常著迷，而賦予此名稱。因此，我以急切的心情盼望著這驚奇，但是它還要我再等上一段時間。

若要由基隆繼續前行，可利用一條由中國人興修，長約一百公里的鐵路到竹塹（即今新竹市）；日本人並計畫繼續沿著海岸平原往南續修築到臺南。

從基隆我們坐火車，先經過一段美麗多山的地區，在一個半鐘頭後，抵達大稻埕—淡水河岸歐人商業城，日人稱之為 Taidotei。外國的領事館均設在此地，除了英國，它的領事館在距此處 14 公里外，淡水河下游的港口淡水，也叫做滬尾，這個港口我也會走訪過。在德國領事館內，我租了一間房，並且開始著手內地旅行的準備。領事館大門正對著淡水河，在 1898 年 8 月遭到颱風侵襲，領事館前的花園完全被淹沒在水裡。這建築物乃德國政府向白特勒（Buttler）伯爵<sup>7)</sup>租來的，在清政府時代伯爵曾大力投資及參與福爾摩沙北部樟腦的開採。

颱風在福爾摩沙島的八、九月間常常出現；常造成建築物極大的損失，以及人員的傷亡，因為它常與洪水結合一道。1898 年 8 月的颱風使大稻埕大街成為一條大水道，在一名叫 Hoikee 的中國人的百貨店的殘骸瓦礫堆中，發現喪失十一條人命；美國公司 Smith, Baker & Co. 沿淡水河岸的倉庫至今仍為廢墟。當我在大稻埕停留時，仍處處可見颱

7) 清季台地樟腦主要消費地為德國，輸出到德國的商品也以樟腦為主，且大部份由德國在台商行收購與輸出。白特勒或柏特勒（A. Buttler），即為當時臺灣兩舉足輕重的德籍腦商之一，另一則為下文中言及的 J. Mannich。白氏企業主要分佈在臺灣北部，擁有公泰洋行與幾乎獨佔樟腦運輸的船務公司，專運臺灣粗製樟腦至德國精製後，再轉運各國消費市場。故白氏企業在臺灣貿易與航業中所佔比重相當可觀。參閱：Wirth, p.58 與 pp.66: Davidson, p.281; 蔡懋棠，清季台北的外僑，p.77。

風肆虐的痕跡。跨淡水河上一條四百公尺長的火車鐵橋（按：此處淡水河應為舊港溪之誤，且鐵橋長度前後矛盾，見下文）在颱風中也完全被摧毀。

緊鄰大稻埕為台北城，日人稱為 *Taihoku*，有一道城牆環繞。城外一小丘上，有視野景觀優美的植物園。城內另一區叫做萬華，住著中國人也住著日本人。台北、大稻埕及萬華的總人口在 118000 人，其中，中國人約 112000 人，日本人，不包括駐軍約 6000 人。日本總督住在台北城，他非常友善地支助我的探險，為了保護我的安全，他同意派遣一軍方護衛隊穿過叛亂地區。

經由德國領事的幫助，我得到一張通行全島的護照，及我將造訪的各個城市警察局的特別推薦書。

我們探險隊的成員，除了我以外，最初由翻譯員德人 Greiner 和日人伊藤，中國廚師，以及四位中國挑夫組成。1898 年 12 月 4 日由大稻埕啓程，利用火車，首先我們經過了一極為富庶的平原，上面種滿了各式各樣的農作物：稻米、大菁（按：若沿用日譯名即木藍）、甘蔗、茄子、花生、地瓜，和柑橘。然後地勢慢慢地抬高，火車在一丘陵地上馳行；那兒的土壤由黃土和紅土組成，而山谷裡遍佈茶園，山上則見長滿了竹林和相思林。在其中，也見有佈滿雜草的深溝峽谷。中壢站高度約在 150 公尺，這裡的景觀大致一樣，只是較遠的山上尚無農作。偶而見到孤立的磚窯，也第一次見到福爾摩沙的小型鷺鷥。然後我們抵達大湖口（即今之老湖口），它位在一方山上，也是此段鐵路最高點；由此可以遠眺至東面的群山：大嵙崁山群、其後方尚無人攀登的雪山，以及更南面的杜德山脈。我們來到方山斜坡對面的新車站，就是在這兒，跨舊港溪（即今鳳山溪）三百公尺的火車鐵橋，在上述颱風肆虐下完全被摧毀；因此，無法繼續乘坐火車南行。這颱風引起的災害極為慘重，橋東下部由巨大砂岩構成的橋墩完全崩塌掉；而橋西，則有一部份橋面沈沒河中，僅鐵索突出水面。所以，我們必須以步代車繼續我們的旅行，於是經由一臨時搭起的橋，我們向十公里外的竹塹城前進。它才是鐵路實際上的終點站，乃一有城牆圍繞的城，總人口約有三萬人，當天下午大約三點鐘時我們抵達竹塹。在入城之前，我們經過四個中國式紀念有功勳官員的牌坊。我們住進一由日人經營的旅館，它曾經是棟中國農舍。名叫 *Toshika* 的日本店東，對我們敘述了許多事情，其中並談到，在 1898 年五月，為了建立一座腦灶，他手下的苦力被馬來原住民砍下首級。在我們以後的行程裡，如果可能，我們儘量在日人經營的旅館過夜，因為它們通常是比中國人經營的來的乾淨。

12 月 5 日早上 7：30 我們由竹塹出發，沿著維修良好的外牆向火車站行進，在平常火車鐵軌處，開始窄軌的輕便道，其上有由中國苦力推拉的木板手推車。我們租了兩部這種推車，一部給我和我的同伴，另一部則裝載行李。我們經過香山、香山崎（即今崎頂），到頭份換車。在那兒我們遇見許多中國苦力，正推著及拉著滿載著腦油及麻繩捆

的手推車及駝畜到市場去。他們主要的家畜是山羊和水牛。非常奇特的景象是，看到水牛背上衆多的烏秋正在幫牠啄寄生的小蟲。

在竹塹有令人愉悅的旅行伙伴，兩位日本軍醫加入我們的行列，他們要到苗栗把患瘡疾的士兵運到軍醫院去。

下午五點我們到達苗栗，到當地的日本警察駐在所報到，他們提供一護衛隊，以保護我們的安全，因為我們已經進入反抗區。這軍事的護衛隊是由駐在所到駐在所換班，並且隨著需要而加強。

12月6日上午9：30我們首次在由12人組成的軍隊護衛下離開苗栗。輕便道先是行駛在一約二百公尺的高地上，其上有一日本軍人寺廟。這裡白特勒伯爵曾經計畫想要種植水稻，但是卻因中國地主間不能達成協議，無法興修灌溉渠道而落空。

在這崎嶇的地區我們經過苑裡溪（即今大安溪）與大甲溪。這兩條河，以及後面將會提到的彰化溪（即今大肚溪），仍然是極為原始；它們常帶給旅行者很大的困難。因為它們支流數目龐大，水道與水道間由龐大的礫石堆分隔開；水道且常無端端地消失在寬約一公里的河床，只有在高水位時才充滿著水。過河的路及台車道在一窄小、搖晃的木板便道上，這極為原始的結構對台車而言，危險性蠻大的。就在前一天，在大甲溪的台車便道上，有一日本郵政便車遭土匪襲擊，並搶劫一空，九人的軍隊護衛隊全被殺。大甲溪寬廣的河床僅在高水位期充滿水，河床深切入疏鬆，源於中央山區底岩的堆積物。一路上看見不少的松雞和雉雞。在經過一駐在所時，我們護衛隊的人員加強了，因為我們已身處反抗區內。在山坡處，我們看到好幾處村莊陷於熊熊烈火中，耀眼的光芒投射在它們身後的山上。在歷經約四十公里的一天旅程抵達葫蘆墩（即今豐原市）時，已經是晚上七點。

12月7日清晨8點我們由葫蘆墩乘坐輕便車繼續往十一公里外的台中，在10點左右即抵達該地。路的左邊聳立著高山，右邊丘陵帶綿延，使人無法眺望大海。路穿過一寬約四公里種滿甘蔗的肥沃谷地。當天由台中繼續南行的打算，由於駐在所長官的堅決反對而擱置。

第二天，12月8日，我也接到德國領事由台北傳來的緊急公函，官方正式地要我打消其後的行程。日本總督兒玉源太郎男爵對我的安全也非常的擔心。儘管如此，在當天下午兩點，我們繼續坐上輕便車，坐渡船過了彰化溪後，五點整抵達與其同名的城鎮。一個為我工作的苦力，由於過於勞累，必須在此被抬走。

由東北方吹來陣陣強風，在濃雲密佈的情況下附近的高山根本看不見。在彰化我拜訪了駐在所長官和傳教士Landsborough（按：應是蘭大衛醫生Dr.Landsborough<sup>8)</sup>），由

8) 與下文中的梅監霧牧師，於1895年聯袂來台，在中部執行工作，屬臺灣南部長老教會。1900年之前離台。參閱Davidson, p.423。

他的描述得知當地非常不安全，使我們滿懷能一切順利的探險希望，急遽冷卻。

彰化狹窄、骯髒的街道令人想起廣州市，特徵是城內有池塘，是鴨、鵝的遊戲場，也是中國婦女洗衣的場所。維護還很好的城牆，在去年抵抗土匪突襲時還曾經產生良好的防禦作用。

12月9日一大早我們乘坐輕便車離開彰化。這段路程貫穿一平原，平原上漸有 Baniko 及檳榔樹，但主要的是水稻、甘薯，以及大麥。許多由甘蔗或竹林圍繞的小農莊使這展示中國人勤奮的圖畫生動起來。平原上貫穿著許多充滿髒水，用來灌溉水稻的溝渠。軌道的左邊在一列山丘後的東南方向，可見新高山的最高峰聳立於雲端上。在白沙坑站，輕便軌道穿過寬約120公尺的寶斗溪（按：乃舊濁水溪河道），它的上游被稱為陳蘭溪（即陳有蘭溪）或 Tono 溪。旅程由此改為下坡，因此車速加快，下午一點我們已經抵達寶斗（即今北斗），並且與日本軍人一塊兒在日本旅館內受到很好的照料。寶斗位於一離海平面僅二十公尺的低地，故而蚊子的猖獗引人側目。

在駐在所，我們繼續打聽消息，並且探得昨夜有中國盜匪打劫他們自己的同胞，甚至連衣服都剝光後才放他們走。同時，我們也打聽到，我們要找的，對此地很熟悉，也有人推薦的日人稻村不在雲林（即今斗六），於是改變了旅行計畫，不往雲林，而將林圮埔（即今竹山）視為我們旅行目的下一站。

12月10日清晨我們在五個警察及六個派往林圮埔運送傷患的正規士兵的陪同下離開寶斗。他們步行，而我們乘坐每台由三個中國苦力扛抬的轎子。首先，我們走在一滿是沙的乾河床，經過甘蔗田與由仙人掌和竹林圍繞的中國村莊，抵達了沙仔崙（即今田中鎮市街），那裡住著來自彰化的英人傳教士 Mood（按：應為 Moody 之誤，Rev.C.N.Moody 即梅監霧牧師），他也是我們旅途上所見最後一個白人。這個地方在最後一次反抗中被大水淹沒，警察因此在一廟中駐紮。從此地我們繼續經過些水田、甘蔗田及一個農村而到達二八水（即今二水），到那兒後我們在憲兵隊處休息。我們的護衛隊在此交接，因為他們要運輸由林圮埔運來的傷患回去。日本憲兵隊長大野很親切地用茶和柑橘招待我們。一個鐘頭後我們繼續前進，沿著一灌溉渠道（按：即八堡圳）經過一很富裕的地區到鼻仔頭（即今源泉），在這裡陪伴我們的憲兵留下來。然後，我們坐渡船過水流湍急、滿佈礫石、漂浮著木頭的集集溪。我們探險的目的，新高山，由在東南方突出的三高峰，可以辨認出。過河後，行經丘陵起伏的地區，對當時尚未完全平定的反抗軍來說，該地的確是一良好的躲藏與埋伏地。費盡千辛萬苦，並且不時鳴槍示警，在下午我們抵達林圮埔，受到副指揮官熱烈的歡迎，並且將我們安頓在衙署內。但是出現一大難題，由於我們的通行證僅適用於安全的地區，故憲兵隊不允許我們繼續前行。幸好，由雲林上級機關很快傳來回電，謂在自我承擔危險的條件下可以繼續行程。

與我們同時，正好有一隊二十人屬我們必須要經過地區阿里山族（即鄒族）的土著

也在衙署內。大部份是黑髮未成年小伙子，少數幾個強壯的男人，頭目與他的妻子，以及看來約五十歲的部落最老者。一土著正忙著把一個鉛製的子彈敲打在一長棍上，以製作獵鳥的武器。為了使他們參與攀登摩里斯山的探險，我開始和他們交涉，並達成協議，過幾天出發。我們只留下剛好準備的時間。

12月11日下午，我們在附近繞了一下，希望對此地認識更清楚些。四周的田地裡種滿了大麻、水稻、甘薯、豌豆及蘿蔔。仙人掌處處可見，將此地點綴的像幅畫。這顏色的效應在我們目睹一幅不可思議的黃昏美景時更為提高，當太陽下山時，被雲層遮蔽的陽光神奇地變成繽紛十色的彩虹。歸途我們經過一臨時木造搭建的日本軍營、一座搭建的舞臺，並意外地在市場見到一中國人的出殯行列。當我和我的同伴回來時，只見那群土著圍坐火邊，依序傳遞盛滿著，漢人叫作「山酒」的烈酒的竹製飲器。在火上有一口巨大的鍋，裡面正煮著米和很好吃，但是很鹹的乾豬肉。一邊忙碌著，一邊口裡哼著歌，調子聽起來很悲哀。對我來說，頭目不像純馬來人種，倒像是有荷蘭人的血統。由於他中文說的很好，於是在我的翻譯官轉達下，在我們之間發展出一很有趣的對話。他聲稱他與我們有血緣關係，因為他與我們一樣源自同一祖先。這觀點也許暗示早期荷蘭人的統治。荷蘭人在十七世紀時曾幸運地統治此地數十年，他們的德澤也被及原住民，雖說已快忘光，但是在他們即將消逝的記憶中仍知道那是一快樂的時代。另一方面，土著自認祖先源於歐洲，理由無他，其實也只是希望能受到平等的對待罷了。

土著的服飾是非常原始的：頭目身著一紅袖外套，其他人上身則穿一件由鹿皮縫製的長背心，由一編織皮帶繫住腰部，其上有一長刀插在一木製刀鞘內。頭覆一長至頸部的皮製軟便帽。女性頭上纏著中國麻織成的暗色頭巾。裙子則由兩塊布疊置而成，上面有各式各樣的彩帶裝飾著，例如：黃絲似的煙草捲等。另外還有耳環、手環及戒指等首飾。他們的牙齒由於嚼檳榔的習俗大部份是黃色的。嚼法大致如下：把檳榔切成半，混加石灰裹在一葉片內，然後咀嚼。這個習俗中國人也有，據說可以有效地抵抗在福爾摩沙島常見的疾病一瘧疾。在吃飯時，頭目用筷子由一碗內吃，其他的人則直接由大鍋內吃煮好的飯和豬肉。

這些將要伴我旅行的土著屬於阿里山族。他們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和善與謙虛的，而在我和他們長期相處後，我也沒有改變對他們的看法。他們對一切所謂文化的事物均一視同仁，然由於他們是大自然的子民和獵人，他們熱愛自由自在的生活，唯一最重視、最愛及最熱衷的是射擊武器。因此，他們對於我對所攜帶槍械的解說抱著極大的興趣，對於它的準確度給予熱誠驚嘆的歡呼『uih!uih!』。這裡的野味有山雞、野雉，數種不同類的鴿子，以及很多種類的鶲科鳥類。在以後的數天，當我在林圯埔附近打算獵些山雉，野鴿時，總是固定地，和以後一樣，只要看見我拿槍，就有二、三個土著牢牢地跟著我，甩也甩不掉。也因此，我有很多機會來認識他們。我對這大自然子民印象最深刻

的是他們敏銳的眼睛，他們可以很清楚地分辨出每件事物不同之處，而這些對歐人來說是視而不見的。他們打獵的方式也是獨一無二的，在與周圍環境顏色相近的衣服掩護下，悄悄地、無聲無息地潛行接近獵物，然後用一老式的獵槍來射擊獵物。他們不將槍扛在肩上，而是拿在雙手上。我在林圯埔就這樣逗留了數天，一方面為旅行做準備，另一方面準備與土著的交易物品，例如：鹽、布料、各式各樣色帶、火柴、玻璃珠、銅絲，以及小貝殼等等；此外，我們也缺乏麵包，而這是必須等到由台中運來。

12月15日上午九點，風和日麗，在一切準備妥當後，我們終於離開了林圯埔。我們的探險隊由三十人組成，其中有二十個是阿里山族土著和他們的兩個頭目。沿著東北方向前進，先經過一些村落，然後沿著一條山澗前行，其植物已具明顯的熱帶特徵。由於土著身上行李過多，有日本撫墾署長官送給他們帶回家的禮物，因此我們行進速度異常緩慢。我們穿過一佈滿各色各樣的灌叢和椰科植物約170公尺的高山，在那裡可以遠眺林圯埔盆地，我們又經過數座小屋，在十二時正抵達Sintsa村（按：疑為新寮），又一個半小時之後抵達海拔520公尺高的大水窟（堀）村，不管好壞我們都得在那兒過夜，因為，由於行李過重土著們精疲力竭而拒絕繼續前行。

第二天，12月16日，清晨不到六點就出發。經過一茶園和一些水田，及漢人村落Nichicho（按：疑為內湖），鳳凰山、鹿谷山（Nochosan）以及Haban山峰（按：判讀此地區附近地圖確實可見三座山，即鳳凰山、洞頂山與麒麟山，但後兩山原文拼音卻與之相差甚遠）呈現在我們的眼前。我們費盡力氣攀登760公尺高，但陡峻異常的鳳凰山，在峰頂看到我們所經過的村落Nichicho及大水窟壯觀的景色。從這裡往前下降約二百公尺經過一原始峽谷到苦苓腳，那兒有很多的腦灶。

趁著這個機會，我想簡單地談談福爾摩沙島最重要的製造業—樟腦業。直挺高大、成長快速的樟樹，乃島上森林之王，其樹幹周長通常可超過2公尺，被視為昂貴的建材，而經由蒸餾可得到樟腦。但是僅多汁的部位，特別是在根部附近，才適於提煉。在一約四英尺高，用木頭為燃料的黏土爐灶上，置一或數口裝滿水的鐵鍋。在鐵鍋上有一數英尺高，供水蒸氣排放的木製數層蒸籠。籠內由下至上層擺滿切成小塊的樟樹幹，籠上加蓋，並且到處用黏土封住以免透氣。在蒸籠最上層附有一竹管通到一個置於水中不透氣方形的容器；往上蒸發含樟腦的水蒸氣經過竹筒，因溫度降低而冷凝結晶。在鐵鍋上方並斜插一管，不斷有水滴入鍋內以補充蒸發的水。這程序是絕對必要，因為樟樹塊的蒸餾過程需整整24小時。樟腦冷凝沈澱裝滿容器，大約需花一個月的時間。言歸正傳，現在應該再回到我們的旅行描述上了。

經過一個鐘頭的休息，我們離開苦苓腳，經過白仔坑（按：乃陳蘭溪一小支流），打死一條福爾摩沙島有名的毒蛇一眼鏡蛇後，我們來到陳蘭溪河床。在一個炎熱的熱帶午後下山，是非常的艱辛，我們的翻譯體力不支昏倒了好幾次，因此不得不休息。在下

午四點半左右，我們到了被稱為「黑河」的集集溪注入處。集集溪在此處由右方注入，其上游源於一千公尺高的龍潭（按：即日月潭），並繼續向西北方流向集集。在此潭四周叢林密佈的山裡，仍居住著尚未馴服屬布農族的馬來原住民。

陳蘭溪為一極其原始的山間激流，在其寬約五百公尺的河床上，堆積著大大小小被磨平的礫石。當我們必須過河時，讓我們傷透腦筋，因為既沒有渡船，也沒有可靠岸的碼頭。幾個土著游過河在對岸，而我們在此岸，尋找適當的地點，以供土著將我們的糧食與武器置於頭頂上游過去。而我是由一土著扛在肩上，在另一土著的協助下過河的。到了河心水流湍急，扛我的土著雙腳一滑，我也被迫的洗了一個澡。一到岸，我馬上更換衣服，並且服下奎寧丸，以防止瘧疾發作，而幾個我的旅行伙伴和一個中國人，在半個小時後就發作了。特別是最老的土著發高燒打擺子最嚴重，以致他必須在幾個族人照顧下留下來。兩個由衙署派發給我的日本人，在土著的陪同下，和我們分手，前往楠仔腳萬（即今久美），幾天後我們才在那兒與他們會合。而我和我的旅伴在剩下兩個充當嚮導的土著引導下，離開河床，沿著山溝，直接攀爬長滿有人身高的茅草上山，到一個據說只有一小時距離的土著聚落 Sotkuram 去。天已經完全黑下，我真後悔為什麼要爬，而不在河床上紮營。而由於天色昏暗，中國苦力點燃火把，不知是無意的或是故意的，引燃乾旱的茅草。在風力的吹送下，火勢蔓延迅速，我們馬上有生命危險。惹禍的苦力慌亂成一團，一直待我拿出手槍後他們才冷靜下來。但是已經太遲了「史脫貝，火勢太大，趕快跑！」我的翻譯對我喊叫著，我只得快速大步地穿越二十公尺寬的火場，因為沒有其他的選擇，同時，我也怕繫在我腰上的彈藥匣爆炸。我跑到隊伍的最前端，並竭盡全力的爬上山頂，而我的旅伴們在半個小時後才到。苦力們因為跑不快，所以將身上的行囊通通拋棄掉，現在則由我的翻譯 Greiner 冒著生命危險，入火場一一撿回。由於過於勞累，以後的探險行程，他並未全程參加。到 Sotkuram 村已不遠，我們在那兒受到頭目及村民熱誠的接待。感謝同行的土著大叫「表兄弟來了！表兄弟來了！」，聞聲由小屋跑出，半裸的村民，手持火把，把我們團團圍住。「表兄」一詞，正代表著對荷蘭人愉悅的回憶仍繼續留存著。做為貴賓我們得到一隻雞為禮物，我們把它和米一起煮，立刻做出一道濃厚的湯。

Sotkuram 村約由十來座小屋組成，它們零星散落在地瓜、旱稻田間。整個村落位在一起起伏高地的低平地區，村落外由高高的甘蔗稈圍繞著，桿上歇息著許多野鴿，它們看起來和我們的家鴿沒什麼兩樣。村落面對著約 800 公尺高的 Chapeitenka 山，譯成德語就是銀礦山的意思，顧名思義應該是含銀礦而得名<sup>9)</sup>。

一大早，我們就派人出去探查我們未來探險的路段。九點左右探路人回來報告說，

---

9) 據 1896 年日人長野義虎經和社地區的報導，亦言及「和社藏金銀礦脈，昔中國政府曾打算著手開採，而荒廢至今」，直接引自簡白中譯，P.103。

前天離開我們的那一隊土著已經朝著他們的家鄉和社（即今同富）出發了。所以我們也在九點多，攝氏28度的氣溫下離開此地，開始忽上忽下的攀爬那高高低低的山脊，到土著聚落楠仔腳萬去。在那裡見到了前天離開我們的日本朋友。這裡有一日本基督教堂，由從林圯埔開始陪伴我們的日本牧師管理。他要我注意看頭目的小屋，在他的屋簷上掛著好多個人頭，這也正是獵頭族的戰利品。稍做休息後，我們就與牧師分手，繼續前行到達和社溪。它是陳蘭溪左邊的支流，它的寬度幾乎和主流一樣寬；和主流一樣，有許多的巨大的礫石堆在河床上。河岸也是由陡峻的峭壁組成，其上看來是由濃密的針葉樹、竹林及攀爬植物構成的原始林。河上懸掛著一由竹子和麻繩作成，寬度還不到半公尺，長約30到40公尺長的吊橋。

到對岸後，我們攀爬下極陡的山坡，然後沿著一條簡陋的河邊小徑，不到幾分鐘我們就到了和社村。村落的高度約700公尺高，但不易抵達的地點卻是刻意挑選的。土著們常因爭奪獵場等打獵的因素，彼此間發生爭鬥，因此他們必須隨時注意防禦鄰近部落的擾亂。所以，他們的住所，同時也就是他們躲避追逐的避難場所。由於這個原因，他們的住處不緊鄰河岸，而是在山崖上，同時藉由濃密的草叢，如：竹林和茅草叢的保護，避開敵人的眼睛。

和社由十四座竹子搭建成的屋子組成。這些屋子的牆和屋頂均由竹子構成，屋頂上並鋪滿了竹葉。比較特別的建築是「未成年者聚會所」，它是搭在離地一公尺高的木樁上。也有供客人居住的屋子，我和我的翻譯就住在裡面。這客屋最近才完工，長約六公尺，寬約四公尺，和其他的屋子一樣，只是稍微小些。

客屋內有一張2—3公尺長的木板床，它不但是我們的床鋪，也是我們放置物品的所在。村落內街道非常乾淨，風景也很秀麗，給人一個很舒適愉悅的印象。使我們最驚訝的是土著們自製的水管。他們挖通節節的竹筒，接上由遠處來的山泉水，然後匯集在一掏空樹幹作成的水池內。這水僅供飲用，洗滌用的水則需由和社溪提來。

家事完全由婦女負責：包括了到田裡種植稻、小米、薯類、豆類和煙草，以及準備三餐。家畜有豬、雞，和骨瘦如柴的狗。他們不常餵食這些狗，僅在獲得獵物時，才將內臟拋餵它們，以便促使狗兒們強烈地渴望獲取獵物。在婦女從事田事與家事的同時，男性主要的任務就是打獵。田間的產物與獵物為公產，由頭目依據每戶的人數來分配。頭目監督家庭的聖潔性，並且到處督促使一切井然有序。一座小屋內住著包括祖父母，女孩及小小孩的一家人，通常是10到12個人，而未成年的男孩則住在會所內。一個年輕人要娶妻的話，必須先證明是個好獵人，同時他還必須至少獵得兩個人頭才行。小男孩們即跟著父親到數日行程的高山裡去獵人頭和打獵。在行獵中常常因獵場等因素與其它的部落發生衝突，而這些衝突在報復習俗的前提下，引發部落彼此間的征戰，而以血腥的殺戮來收場。打獵的土著們幾乎是跟蹤獵物到它們的巢穴，用一種和中國人交換

來的武器火繩槍，但是為了方便拿在手上，去掉它的槍托和瞄準器。因此，僅能在短距離內射擊；此外，他們也能很技巧地使用弓箭。

在和社村有一些瘡疾病患，兩個瞎子，以及好些個甲狀腺病患。在一屋子裡，我發現儲存著鹿頭蓋骨、猴子骨骸和其他動物的骨骸戰利品，也有人的頭蓋骨，它們大部份屬阿里山土著的死敵—中國人的，到現在他們彼此間仍具深仇大恨。獵中國人頭的習俗到現在仍存留在各土著部落。他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原諒一百五十年前，中國人在佔領福爾摩沙島時對土著所做的一切壞事。

我們按照習俗與土著交換禮物，由土著那裡，我們得到的禮物是乾鹿肉、野豬肉，一頭家豬及一隻雞，之後我們坐下準備吃飯。當我們向他們索取雞蛋時，他們則解釋，不能吃雞蛋，因為吃雞蛋是一種罪行。根據他們的看法，每一個雞蛋都必須孵化，以維持雞群有足夠的後代。

土著們的主食為煮糊的小米粥。常用一種類似西班牙胡椒的植物作為佐料。他們最常吃的肉類是煮或燻的乾鹿肉和野豬肉。他們喝的茶，是由肉桂根作成，叫做Tomagoso-gi的茶。他們非常讚賞日本及中國米，因為他們自己僅種口感並不好的旱稻。他們種稻完全不做人工灌溉，也不整地。

然而，我們不得不拋開土著豐盛的佳餚，繼續前行。因為阿里山族頭目與居住在摩里斯山前山東埔族頭目有親戚關係，而我們又必須經過東埔族的地盤才能到摩里斯山去。因此，阿里山頭目通知他們，並且請他們保護及當我們的嚮導。所以，當天下午東埔族人即出現，並且開始擔當我們的嚮導。在第二天早晨，12月18日，和阿里山族人分手後，我們即與他們一同出發。沿著山坡穿過高大的竹林向下走，我們再次走向陳蘭溪，河名在此即以族名為名，叫做東埔。抵達此地之前，我們還經過與族名相同的小東埔村。然後，就沿著蜿蜒的河走，為了節省彎曲的路程，我們不時跨越橫置河上簡陋的便橋。沿途好幾次看見新高山的三座主峰雄偉地突出於被漆黑針葉林覆蓋的山巒，白雪愴愴的山峰與深藍色的天空形成如畫般的明顯對比。不久，我們到了東埔族部落主要聚集村落。我們的到來，由於跟隨的土著鳴槍通知，全村男女老少都出來迎接。頭目依據禮節地鞠躬，並且雙手握著我的手，其他的隨從則恭敬地彎腰站在路的兩旁。我根本沒有料到這些純樸的土著會如此地向我表示敬意。他們用好奇的眼光打量著我，並且陪伴著我走進狗聲沸騰的村落。

東埔村位於一風景優美，約八百公尺高的山崖上，其後突起東埔山和群大山（即郡大山），村子外由挺直的香蕉樹和闊葉樹圍繞著。比和社村來得大，四十多棟小屋，人口約有上百個。有些小屋子是用河床裡的大石頭建的，其屋頂則用板岩片覆蓋。

我住進一戶漢人與土著混血的人家。屋內有一漢人爐灶，弄得一屋子的煙；屋頂下掛著好多副猴子的骨骸，猴肉乃是漢人與土著最愛吃的食物。屋外有一口井，與和社一

樣水是由山上引過來的。數不盡的雞、狗和豬活躍在村路上。我馬上就被一群好奇的土著圍繞著，他們對我所做的一切，甚至是吃飯，都感興趣地注視著。

村中的一個頭目要與我飲所謂締盟的友誼酒，酒是由小米釀造出，而我們必須由一碗中共飲，看著我新伙伴髒兮兮的臉，實在倒足胃口。在我們抵達後不久，頭目Noisi和族中最長者Umashu即聚集了全村的戰士與年輕人參與商討。告知他們我探險的目的地，以及事後有獎賞，希望要參加者自動報名。於是有一十三個土著參加了。我們利用下午時間為旅行做準備，主要的是和土著交換乾糧。日本人翻出他們登山用的草鞋。每一個參加的土著都有一把火繩槍，以及儲藏在竹筒內的五發子彈。此外，在他們的腰帶上還有一把長約0.5公尺的小刀，可以用來砍人頭、開路、剝殺野獸等等用途。

傍晚時，土著們還獵殺了三頭闖入甘薯田的野豬，我們也分到了一塊野豬肉。

在出發前，還派一個土著到林中去看看，是否有適於上路的前兆。他們的占卜方式如下：到林中看受驚的鳥向哪個方向飛去，或是當他們學鳥叫時鳥類是如何回應。而有關我們行程的鳥占是不太好，但是雖然如此，我們仍然出發了。後來我們也確實在抵達目的地前折回，但並不是因鳥占，而是因為天氣實在太糟。

我們準備了五天的乾糧離開該村，首先我們橫渡過在此處極為狹窄的東埔溪。在右方我注意到在山坡上有一大片被焚燒過的林地，這是常見的情形，也是土著刻意做的，一來可以清理出方便的獵場，另一方面，可在新建聚落附近聚集便宜的肥料來耕種。過河之後，我們即沿著一極為狹窄陡峻的小山道攀爬，小徑窄到僅能供一個人行走，有些地方根本沒有路，而是土著搭出的簡陋階梯。有些地方我們必須非常小心的行進，因為坡度異常陡峻，同時小徑常隱藏在短灌叢後。在45分鐘行程後我們來到一處由疏鬆板岩塊構成，且近乎垂直直落數千公尺深淵的陡壁。我們在此稍做停留，並且陶醉在此原始浪漫的景色中。處處都生長著熱帶植物：棕櫚樹、香蕉樹，及Zimmet，我身邊還帶有土著們送給我的一段根部，各式各樣的闊葉樹，有些樹上還有藤類植物攀爬著、竹林，以及有人高的茅草，它長長的葉子銳如刀鋒，行走時我們必須戴手套來保護。在我們腳下深處流著，在此處叫做Tono的急湍，它流到東埔溪下方之後叫做陳蘭溪，河對岸即是幾乎垂直聳立的東埔山。土著們像貓一樣地攀爬著陡坡，他們互遞竹竿為梯，一個幫一個的爬上去。由於進入Tono溪河谷沒有其他的途徑，有些陡壁上的腳印就是土著們在一次又一次的打獵途徑中在岩石上踏出。特別是族中最老者一再提及的那十五公尺長最難通過的路段，對我來說也不為過，尤其是穿著厚重的登山鞋，攀爬時常有滑倒的危險。如果我們有繩索的話，這些困難應該較容易克服。因為沒有，所以我必須完全仰賴土著們，而他們也真的非常小心地幫助我。而類似這種三到四公尺長且危險的岩壁，在後來還常常要遇到。

十一點左右我們約在1150公尺高處，過了一個彎口爬上一小徑，我們來到一長滿青

苔及蕨類的岩壁，其上不斷湧出潺潺清澈的泉水。漫長的攀爬後我們已經是精疲力竭，因此在這兒我們做較長的歇息。之後，往下走到河床，爬過由洪水帶下來，堆積在河床上的樹幹、巨礫石堆和岩塊堆，繼續往上游走去。我的登山鞋，剛才在攀爬時非常不便的，在這種地方倒是很管用。在下午一點時我們爬到了1300公尺的高度。在河的右方我們見到一攝氏70度的溫泉（按：即東埔溫泉），它不斷地由一巨大的岩塊下方各處湧出，有些在河裡與冰冷的河水混和，有些就由岸邊五、六公尺高的岩柱旁噴出。水溫與味道都很好，土著們非常喜歡在此沐浴。河岸兩旁以闊葉林為主。然後我們經過一很可愛的瀑布，它由河岸右方一百公尺高處陡壁飛注入河中。河岸兩旁無數的景致，原始林、爬藤類植物、被大水沖瀉下來的樹幹、野獸的蹤跡等等，更加提升了這無與倫比原始景觀的魅力。大地寂寥無聲，偶而由鳥兒拍羽聲打破。天氣非常的鬱悶，保持清醒仰賴添加了烈酒的冰可可水，它也是所有試過抵抗瘧疾最好的藥物之一。一個挑夫，就染上了瘧疾，他必須往回走，而這卻是他非常不願意做的事，因為他必須冒著被獵頭族砍頭的危險。我也因為擔心他生命的安危，所以只好盡可能的拖著他走。很幸運地我們馬上遇到三個剛獵得鹿返家的東埔族獵人，他們在我的請求下把病人帶回東埔村。沿途我們做了好幾次歇息，因為隨行的中國廚子，肩挑兩籮筐沈重的乾糧炊具等物，一直都是昏昏沈沈的。

在土著嚮導的引導下沿著舊足印的痕跡，我們一會兒河的右岸，一會兒左岸地繼續蜿蜒前行。在路上，土著們常常駐足而立，似乎要找些甚麼。我注意地觀察後發現，他們用掛在腰上的小刀，將橫臥在河床上的松枝劈開，取出木心，砍成小塊，然後放在腰前的袋子裡。那些松木富含松脂，是由長在更高之處松樹林沿河流下堆在河床中。它們主要用來當照明用的火把和煮飯用的材薪。二點剛過不久，也就是步行五個小時後，我們抵達了1500公尺的高度；然後，我們急急忙忙地在河床較高接近森林之處，搭建一過夜的小屋。土著們搭建速度之快，令我和隨行的日本人目瞪口呆。

他們先砍兩根臂膀粗的松枝，像叉子似地互相搭著，中間用一根竹子固定並綁住它們，然後向後傾找第三棵樹來支撐。這樣形成了小屋基礎結構，四側繼續堆上樹枝、鋪滿竹葉；小屋內地板也用竹葉鋪滿，為了防潮我把雨衣鋪在竹葉上。帶來的毛毯可進一步禦寒，我脫下堅硬的熱帶盃帽、登山鞋，換上柔軟的睡帽及拖鞋。在小屋前，土著們用砍來的松木心升起營火。在附近，土著們也為自己同樣地搭建一小屋。現在我們開始煮飯和用餐，我們的晚餐有一道濃厚的雞湯、一道雞肉飯，第三道是在竹筒裡烤熟的野豬肉塊，最後一道則是加了柑橘果醬的可可。土著們則煮了蕃薯粥和乾鹿肉切成小塊熬成的肉湯。鹽對他們來說非常稀有，所以他們常常跟我要些。餐後，所有的餐具和炊具都拿到河裡清洗乾淨，然後打好包。之後，土著們圍成一半圓蹲在火邊，而我則利用這時間在附近照了些相片。

在營地對面，即河的右岸可以聽到轟隆的瀑布聲，它是由一約五百公尺高的岩壁奔瀉而下。天空有些雲，山峰頂閃耀在燦爛的夕陽餘暉下。接近十五的滿月已升起，垂直於峽谷，就在我們的正上方。在我們附近約1600公尺高度可看見不少針葉樹，但最多的仍是闊葉樹，尤其是楓樹，樹葉的顏色變化多端，由淡棕、深棕到火紅色。有一部份土著離開了營地，跑進原始林中進行夜間打獵。其他的人，舒服地圍繞火邊取暖、吸煙斗。煙斗是由木頭雕刻出，口部置一竹管或蘆管，塞入自製的煙草。他們也不討厭我的香菸，而我也會送他們讓他們開心。為了即將面臨勞累的行程儲備體力，我們很早，在八點整，就上床就寢了。

## 12月20日星期二

夜裡，我被一由山坡上滑落掉進小屋打在我床鋪上的石頭驚醒。同時，那些夜出打獵土著也不時傳來槍聲。我們起得非常地早，用過早膳後，我還拍了些照，然後我們就沿著這粗獷的峽谷往上游走去。針葉樹愈來愈多，各式各樣的松樹，和墨西哥高地林相類似，樹幹由一到數公尺直徑寬，高度有六、七十公尺高，此外混和著無數的楓樹和橡樹。在早上九、十點鐘，攝氏18度的氣溫我們經過了位在摩里斯山前的八通關高地的山腳和一峽谷，在此峽谷內我們模模糊糊地看到隱藏在雲後，摩里斯山的一峰頂。這裡堆積著許多高到四公尺的板岩礫塊和橫倒在路上二、三公尺直徑粗的松樹阻礙著去路。現在我們沿著河床異常狹隘的左岸行進。我們必須經由河岸陡坡一狹窄的小徑往上攀過二個蠻好看的雙層瀑布。這段攀爬，有些地方是貼腹式地順著土著們勉強開出的小徑爬，有些地方則必須藉助於一根長約二公尺的竹竿攀爬，幸好毫髮無損地在三十分鐘內完成。

在三個半鐘頭後，也就是正午12：15時，我們已身在2500公尺高處並繼續前進。峽谷裡到處可見鹿和野豬新鮮的足跡，路的右邊，在石頭和巨礫後方又處處可見突起的冰柱。土著們和我都拿這在熱帶地方不常見的冰來解渴。路愈來愈困難，最後我們不得不在一處必須克服，由板岩構成，但幾乎垂直的斷崖面下停了下來。大自然原始雄偉的力量可由那些已長滿青苔爬滿蔓藤，東倒西歪橫臥在地，被連根拔起的大樹看出。在這裡，植物以針葉林為主體，讓我讚嘆不已的是一棵幾乎一百公尺高的松樹，在它的針葉裡神奇地倒懸著長長的苔鮮植物。扁柏和白松也常見到。

經過這艱辛的逆河攀岩上爬，而這也是我們今後八天的路程，在一點左右，我們抵達了2700公尺高的分水嶺處。這整個地區，不只這座山，都叫做八通關高地。它形成一範圍寬廣，樹木稀少，稍微有些起伏的高原地。好幾座突起的高山，高度都在三、四千公尺，然而在我手中日本出版的臺灣普通地圖上均未標明。在分水嶺上有棵奇特的松樹，有一寬約十五公尺的樹冠裝飾，但樹幹卻是中空的，於是我在其內放置一石塊表示

我的到來。在此我們僅做了短短的歇息，因為視野被突來的濃密雲層遮蔽。草叢間的石英岩，遠遠看去就像白雪一般。土著們放火燒了一大塊橫長在小徑上高過腳的草叢。在此高處，住著與東埔族友善的Toaron社，我們先派了二個土著前去知會，告知我們的到來，尤其是我們和平的目的。

爲了尋找適於紮營的地點，我們離開了高原地而來到向東流下 Paffasassun 河谷（按：疑是今秀姑巒溪支流拉庫拉庫溪上源之一）的上源，它大概在2500公尺高處；在那由岩壁圍住並長滿松樹的河岸旁我們找到一適當的地點。就在附近有一獵人小屋，有容納15到20個人的寬廣空間。爲了抵抗惡劣的天氣，屋頂不是用樹枝和草覆蓋，而是用樹皮。今晚我們又蓋了兩棟新的，像我們前面在東埔溪旁蓋的一樣。我的氣壓計不停的上下晃動著，雲愈來愈濃厚，在在顯示天氣即將變壞。兩座小屋已搭蓋好，食物也如前的準備著；日本人拿乾鹿肉和薯米煮，土著們則煮了鍋小米粥，吃起來有點像我們的麵包，而我也一如往常喝可可，但在今天，抵達目的地的前夕，我開了罐酸菜豬肉來煮。

七點左右，當我們在小屋裡準備休息時，下午派出的土著和三個鄰近Toaron社的人一道返回。兩個日本人在另一小屋歇息，所以只有我和我的漢人土話翻譯接待他們。Toaron社人對我們旅行的意圖與目的滿腹狐疑，那個頭目甚至露出幾近恐嚇的表情。根據他們的聲音和表情來判斷，他不能瞭解，爲什麼我們要帶一個與他們爲世仇、綁著辮子的中國人一起探險。在與東埔族人討論後，特別是在我們告訴他，我們也帶來給他的禮物之後，他對我和日本人所抱的怨恨稍微少些。經由我的中國翻譯的轉達，我和那頭目之間很快地開始一段有趣的對話。他問我，他可不可以依據習俗把我中國苦力中的一個的頭砍下來。我讓他明白，我已經把我其他生病的中國苦力送回去，現在我身邊僅有一個中國人，而他的頭我不會爲了任何一個價錢捨棄，因爲他是土語翻譯員，而且他爲林圯埔撫墾署的日人以及爲我工作。他負責傳達與土著的溝通，同時常常將土著最缺的鹽帶上山。對我而言，如果沒有了他，我也無法繼續旅行，若損失了他，對我來說將是非常嚴重，也是非常傷心的。我的中國翻譯後來告訴我，他對土著要求砍他的頭一事一直是在害怕焦急不安中。

首先，我送每一個Toaron社人一包香煙，很快地這些陌生的客人變的友善多了。有個對我的熱帶盾帽很有興趣，把它戴在頭上，同時用一隻腳跳起舞來；另一個好奇地注視著我的登山鞋，並把它提起秤秤，很明顯地對他來說重了些，他也把它們穿上，但是他似乎不知道要如何利用，因爲土著們平常總是打光腳，在長途跋涉時他們則穿鹿皮做的輕便涼鞋。他們三個對我的射擊武器都特別的有興趣，所以我主動地解釋，明天早上，我將示範操作過程，之後他們自己即可知射擊的功能如何。

八點過後，正當我一如往常服下奎寧丸，準備好好地休息時，兩個日本人由隔壁的小屋跑過來，很嚴肅地告訴我，在東埔族人之間由於對面岩壁上可疑的聲音，已引起騷

動。我立刻起來，走到小屋前傾聽漆黑夜晚的聲音，但是除了微弱火光木材劈拍作響聲外，我什麼也沒聽到。土著們聽到的，也許是落石或受火光驚嚇的鳥兒發出的聲音。雖然如此，我仍然把兩社的頭目叫來，問清楚事情的真相，並且試著分散他們對死敵達邦社夜間報復突襲的恐懼。據頭目詳細的報導，事情的緣由如下：達邦的獵場也在摩里斯山區，不久之前他們在打獵時，殺了一個東埔獵人，為了報復，該族馬上殺了兩個達邦人。根據部落的習俗，現在他們（達邦社）必須殺四個東埔人。這種事情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但理由已足夠馬上做防禦準備，另一方面，這些東埔人是我的嚮導，任何一個突襲對我們來說其後果都是極其嚴重的。武器和子彈馬上分發出，我也繫上我的毛瑟自動手槍，並且派二個土著在我們營地上方，也就是我們的來路上巡邏。

除了我的1898型的自動步槍外，我還有一毛瑟卡賓槍和50發子彈。然後，我驚訝地發現，我的毛瑟槍子彈竟然可以裝入土著們的槍，於是發了約15發子彈給他們，但約定好，第二天必須還回來。漸漸地，衆人不安的情緒平靜下來，但是夜眠卻泡湯了。

我又穿上了我的登山鞋，並在小屋內把燈籠掛上，然後和那兩個日本人兩個兩個交換著，坐在營火旁守夜。我還做了如下的指示，萬一我們必須向暴力屈服，全部隊員只能由來路後退。

過了一會兒，輪到那二個日人守夜，我即爬回我的小屋內，並驚訝的發現我那中國廚子四平八穩地躺著，像是抽了鴉片一樣地死睡著，他對可能面臨的危險根本不在乎。就在我再度醒過來時，正好有兩隻老鼠從我身上跳過。我本來還以為在作夢，但這可是真的；這些小動物被火光吸引，從石頭、岩縫裡跑出來，在營火附近東張西望地尋找食物的殘渣。對中國人和土著來說，它們可是一道美味，在火上烤熟連皮一起吃。整夜裡，藉著微弱的營火，我不斷地觀察氣壓計，它已經降到最底部了。天空裡佈滿了雲，我極力地想要找顆星星，卻是徒勞無功。土著們早就說過天氣不好，在我們出發前的壞預兆，這下靈驗了。

### 12月21日，星期三

我仍然在盼望能有好天氣，因為要我就在達到目的地之前放棄，那是我絕對不願做的事。清晨五點，天一剛亮，早餐就好了，接著為攀登摩里斯山頂做準備。我們預定在八、九個鐘頭後，由最高峰返回，然而第一滴雨開始下下來。自從我們在12月4日離開大稻埕以來，天氣一直都很好。但是現在，除了等，什麼事也不能做，然而愈等希望越渺茫。雨勢之強勁，連小屋也無能為力了。本來想和我們一起登山的Toaron社人，返回去了，而東埔人也準備要回去，但在我答應再等一天，他們才又留下來。我們急速地離開了小屋，搬進在前面提到過的打獵用小屋，由於屋頂用樹皮覆蓋，擋雨是足足有餘。我們派了三個東埔人回村去，告訴他們，我們一切安好，但在抵達目的前被雨給困住

了。而現在我才有機會，和土著們好好談談。他們解釋說，這種天氣攀登摩里斯山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在這裡是雨，在山上就是雪，他們並且用各種手勢讓我瞭解，在這種高度對他們而言已經太冷，因為他們手腳上空無禦寒之物。我有好幾雙毛手套和長襪，答應給他們一人一雙。頭目堅定地告訴我說，沒有一個人知道，這種壞天氣將持續多久。同時，乾糧也快不夠了，雖然如此，仍然有二人答應，如果我堅持，他們願意陪我在這種天氣爬上山。兩個日本人的興趣也消失的無影無蹤，因為他們對冷也一樣的敏感。所以，他們也極力說服我打道回府，因為攀登根本是無望的。當雨勢稍微小些，我的希望又燃起，整個下午看起來天氣似乎要好轉。太陽費勁地想要露臉，但不到一會兒，我們又在大雨和濃霧中。雨勢大的讓我覺得勢必要被困在此地數日。我們根本出不去，因為野溪暴漲，並且已高漲至我們的小屋外。大雨繼續下了一整夜，有些地方開始漏雨，土著們立刻拿著存放在屋內的備用樹皮，爬上去修補好。但已不必擔心達邦人的夜襲，所以終於可以好好地睡，以補回昨夜的折騰。

## 12月22日星期四

第二天一大早在雲霧籠罩下我拿出氣壓計，注意到它在短時間內上下升降的很快，這意味著天氣有變好的可能。但是，我的旅伴們已完全失去興趣，而我們的乾糧差不多也沒有了。所以，我也不得不，雖然非常的不甘心，向我的命運低頭。我們準備下山時，那是早上八點差一刻。雨忽然完全停了，而天上只有些雲，而當我看到氣壓計在幾分鐘內抬升了幾乎2釐米時，我又猶豫不決，想還是試圖攀登。說時遲那時快，多變的老天馬上就打亂我的意圖，這下子連我的熱度也被澆熄了。這時，我們的探險隊，除了我以外，只有七個土著：三個在一開始時去打獵就失蹤了，三個在前天被派回村去；二個中國苦力以及那二個日本人。

我們開始由來路朝反方向橫越濃霧籠罩的八通關高草原折回。向西視野清晰可看到遠處的平原，在它的上方不斷升起濃厚的雨雲，並且朝著我們的方向湧來，而我們正站在雲端上。這應該是天氣轉好的預兆。一個半鐘頭之後，沿著Tono溪河谷我們已爬下到1800公尺的高度。在一個也叫Tono瀑布旁，我們看到一個新的小屋，應該是昨天被我們遣回的三個土著搭蓋來過夜用的。下山路走起來非常地快。途中我們休息了幾次，經過被我們留下來的過夜小屋，在太陽正要下山，最後一道光環繞著東埔山頂時，我們抵達了那在來時讓我們費盡力氣，困難重重的陡峻崖壁。但是，這最後的困難也度過了；在土著的要求下，我放了一槍，通知我們的到來。兩日本人精疲力竭幾乎完全走不動，並且非常氣我快速的下山方式。剛過七點，我站在東埔溪的陡岸邊等那些在我身後的旅伴，距離村落僅數百公尺而已。

當我們抵達東埔村時，天已經開始暗下來。所有的村民，包括婦女和小孩，都站在

屋前歡迎我們。Greiner先生也迎向我走來，並且好奇地想知道結果如何。我費了好大的勁，才能把我的失望與憤怒壓下，因為我所有的努力與疲憊完全白費了。日本人對我們探險的結果如何已經毫不在乎，並且說再多的錢，也不能打動他們再走一次同樣的路程。Greiner先生試著安慰我，就在一杯杯烈酒和其他他為我準備的飲料的安撫下，很快地我開始不再怨天尤人了。村中最長者和其他村民也圍著我，並且拉著我挨家挨戶地把我介紹給他們。

在一起經過那麼多的患難困苦後，他們對我，像兒童一樣已經不認生，並且把我當成他們中的一份子。大部份的婦女在屋內用石鍋為飢餓的返家者準備米飯。而我呢，他們也不斷地進他們用小米釀製的Napus 為了禮貌，我必須依照當地習俗，與敬酒者由同一容器共飲。

一個老婦人絕望地牽著一約十歲大的男孩向我走來，並且哀求我幫助他。這男孩用毯子裹著，發著高燒，牙齒不斷地發出格格聲。我先給他一小杯烈酒，然後給他適量的奎寧吞下。

在我的小屋裡，我正與Greiner討論著新的行程，並且問他有沒有興趣一起來。但他也是不為任何高薪所動。在這期間，他也得到土著們的信任，他們並且想要他當頭目，但是Greiner卻拒絕了，因為他曾經與其他土著有過很糟的經驗。這是北部的土著，我曾經提到過，他們突襲到山中煉腦油的中國人，並且割下他們的頭顱。因此，Greiner對這些看起來純真的土著一直是有所保留，並且常常警告我不能百分之百的信任他們。同時，他也把他親身的經驗告訴過我，那是居住在雪山裡的北部土著(按：應是泰雅族)。在那裡，Greiner曾經在德國商人白特勒伯爵手下做過好多年的事，而伯爵本人在中日戰爭前，有一非常龐大的樟腦事業。中國人戰敗後，將福爾摩沙島讓給了日本，日本人想將樟腦業歸為國營事業，但是卻無法實現，因為無數次的深入生長價值連城樟樹的原始林的探險，均因「出草土著」們的突襲而徒勞無功。所以，最近日人的樟腦國營也只得租給一家私人企業經營。Greiner先生由於多年與北部土著打交道，對他們的生活方式與習俗非常熟悉。因此，他除了負責白特勒的腦灶外，他自己也有些腦灶在更遠且在更危險的山區裡面。

雖然土著們認識Greiner，同時他們也一再地向他保證，絕對不會傷害他花了大筆錢才找來的中國腦丁，然而有一天早上，Greiner卻發現他所有的腦丁躺在血泊中，首級都被砍了。對Greiner而言，他的損失還不止此，因為在這事件影響下，再也找不到腦丁，而所設置的腦灶必須因此全部廢棄掉。

對Greiner先生土著們從來也沒傷害過他。他來自德國西南巴登邦巴登湖附近一個木匠人家；他性喜冒險，對自己以及現狀極端不滿，因此一有機會就到處去碰碰他的運氣。當他在Kehl (按：在亞爾薩斯大城Strassburg附近)以優異的成績服完兵役後，這

個坐不住的人就到了北非阿爾及爾的外國兵團裡。在那兒他一直做到上士軍階，參加了不同的探險，1885年他也參與法海軍副將領孤拔領導的福爾摩沙島戰役，並且佔領了基隆。但是，他也無法再繼續地待在外國兵團<sup>10)</sup>中，於是利用一次機會開溜走了。他直接到福爾摩沙的將軍和指揮那兒，並以每個月150圓的薪資在他手下當差。法國人在淡水受阻後，即離開了福爾摩沙。而Greiner最後，前面已說過，則在白特勒伯爵手下工作。在這期間，他和一個中國女子結婚，並且已有好幾個孩子。他的小舅子就是我們探險隊的廚子，但是因病而留在林圯埔。Greiner會說流利的中國話和土著語。他曾提到，有一次在探訪他的腦灶時，在原始林中迷路，怎麼樣都找不到來時的路。好不容易走出森林，卻是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在不遠處，他看到一土著聚落，他讓他們注意到他，他們熱誠地拿出他們最好東西來招待，甚至串烤熊掌。然後，他們把他帶到正確的路上。

現在，再回到我們的東埔話題上。我和Greiner決定，在我們確定折回前，在此地再休息一天。

### 12月23日星期五

第二天一大早，有一個也參加這被大雨打斷的探險的頭目來拜訪我，他不斷地請求我賞他個面子，到他的村子Saig去；他的村子和東埔村高度差不多，但在河左岸下游，據此約八公里的地方。我安慰他說下午去，因為雖然太陽已透過雲層，但是天氣看起來仍然很糟糕。Greiner先生來找我，並且要我接受頭目的邀請，否則他會認為我蔑視他們而不高興。我所帶來的禮物幾乎全送光了，所剩的僅僅是打火機和一些女性用的頭巾。下午三點，我在兩個土著和我的中國翻譯老許的陪同下離開東埔。最初我們沿著東埔溪右岸往下游走，然後我們一個一個搖搖晃晃地爬過那由竹子、竹枝簡單搭成的渡河便道到左岸。走在我前面二、三步不遠的土著，他們今天興致高昂，一路上不斷地笑鬧，並且不時地有調子地ho-ja-de-ho地哼唱著，和提洛（按：乃奧地利南部一省）地區登山嚮導的「唷喝」歌聲極為類似。我偶爾也加入他們的喲喝，並且吹響我刺耳的魚雷型哨子。後來，土著也要求我借他們，自己來試吹看看。我們沿著彎彎曲曲的小路慢慢地山上山，路兩邊長滿了茅草，偶而也有空地，土著們已將它們開闢成田，並在上面種有甘薯、小米和旱稻。在河右岸山坡上引起我注意的是，在好幾處空地上零星地散落著孤立的小屋。他們也是東埔人，為了方便耕作，他們搬到自己的田邊，但是由小屋簡陋的情形看來，只是在耕種期使用，一旦收成，就回到他們原來定居的村子去。在一小時又一刻鐘後，我們抵達目的。我的到來，很快地傳遍由14到20座小屋組成的整個村子。

頭目把我先帶到他的屋子去，把我介紹給他那一大夥家人，並且用“songho”之叫

10) 此即為於1884年底，由非洲阿爾及利亞出發，於次年1月21日搭運輸船「廣東號」到達基隆港的法增援軍中的外國部隊（Legion Etranger），此步兵大隊人數近千人，大部分是亞爾薩斯與德國人。參閱：Wirth,p.61；Davidson,p.168。

聲要我坐下。我讓我的槍一直配掛著，因為他們不時地要求我解釋用法。我這把槍是騎兵卡賓98型，當我告訴他們這槍可在一分鐘內發出好幾發子彈時，他們簡直是驚訝的無以自拔。最讓他們佩服的是附在槍柄上的備用子彈匣。他們根本不讓我有喘氣的時間，一直到我答應示範一次100—120公尺的射擊。我們走到村外，由土著們在一棵大樹上畫出了一點當標的。婦人們都留在屋內，好像是對射擊根本沒有興趣；而男人與小孩通通在現場目擊整個過程。頭目用他的配刀在標的處畫了一刀，我發了兩槍就打中目標，他們似乎不相信，於是我要他們自己去看；馬上爆發一場短跑競賽，當他們抵達大樹，看到打入的子彈時，他們發出“ui ui uih!”的叫聲，並且用他們的配刀瘋狂地砍樹，一直到他們把子彈由樹中取出才住手。這也難怪他們如此訝異，因為他們自己只能從近距離射擊。鉛是他們最渴望的物品之一，和火藥一樣是他們從中國人那兒交換來的。

回到小屋後，和通常一樣，招待我喝他們主要的飲料Napus。但這一次，他們把飲料裝在一來自歐洲的老啤酒瓶裡。由其他的小屋來了五、六個婦人，身材還不錯，頭上纏著我帶來送給東埔族的布巾。他們臉黃色的臉，深暗火紅似的眼光在在都看出乃馬來血統。他們要我在頭目家過夜，但我卻寧願盡量縮短我的訪問。因此我很難過，當我得知，頭目特別爲了我殺了隻他們養的豬。於是，他們迫切地懇求我，至少等到吃了肉以後再走。這要求我無法拒絕，於是幾乎必須和每一個成年人，用他們帶來裝著Napus的竹筒和椰子殼共喝。每一次我只小啜一口，如此才能使我免於大醉。這時，大口鐵鍋一應該是由中國人那兒得到的一內豬最好的部份：心、肝、肺等已煮好了，大家歡呼著，頭目太太用一木盤盛著豬心端給我，並且熱切地注視著我，想看我怎麼樣開動。我呢，先向她鞠個躬，謝謝她，然後把豬心切成小塊，分給在場的每一位婦女；最初，她們拒絕接受，但是，當我自己拿起一塊送到嘴裡時，笑聲傳開，於是她們也開始享用美食。其他的人也開始用手由鍋裡把肉一塊塊拿出食用。在Napus的影響下，整個土著群愈來愈活潑，而我也愈來愈覺得坐立不安。因為，即使是文明的歐洲人，喝醉之後甚麼事都做得出。於是，我終於決定離開，喝的搖搖晃晃的土著們和我熱切地互相擁抱，用各式各樣的方式道別，而我也讓他們一一照辦。我再次感謝他們的盛情，並且答應以更多婦女們的頭巾作爲謝禮，然後讓我的翻譯扛著土著們送的那四分之一頭的豬肉離開該村。那兩個喝醉的土著，連武器都拿不穩，我讓他們走在前面。就這樣子，天黑後我們又回到東埔。

### 12月24日星期六

夜裡非常地冷，溫度計降到攝氏零下二度。冷空氣由通風的小屋四壁穿透進來。爐上的火熄滅了，而我雖蓋著厚厚的毯子卻整夜冷的發抖。但是，天氣卻明確地好轉。清晨三點，我起身踏出我的小屋外，見月亮幾乎垂直於小屋上。那是一個很清朗的熱帶夜

晚，所有的徵兆顯示好天氣至少將維持幾天，27日以後月亮才會下去。整個村子寂靜無聲，所有的人都仍沈睡著。看著清朗的星空，以及好天氣的兆頭，我決定再嘗試一次攀頂。我馬上將此決定告訴Greiner，但是他可一點也不高興，因為他已經打包好準備要離開，但最後他也只好向他的命運屈服，在東埔村繼續再逗留三天。接著，我必須要說服日本人及土著們接受我的計畫。所以一大早，我就告訴頭目我的企圖，並希望他只要給我他手下最能幹的五個人作嚮導就行了，因為我已發現，人多對我而言反而礙事。日本人，包括我的翻譯伊藤，都拒絕參加。我的中國土語通譯兼廚子老許也表明缺乏興趣，他主要的理由是鴉片抽完了。當我由醫藥箱裡拿出一小瓶Hoffmann滴露給他，並答應另外給他額外獎金時，他才又決定參加。兩個土著，Ebi和Ibi自動報名參加，他倆也正是陪我到Saig村去的，另外還有Wishian, Biung和Hussung三個也參加。前三位年紀已經蠻大的，另外兩個還是少年，但是他們在二年前也曾參加本多教授領導的探險。

參加土著們的家眷為他們準備乾糧，而Greiner也細心地在做萬全的準備。這一次，我只攜帶必備品。我要土著們把武器留在村裡，因為我的武器已足夠，並且我也教會他們如何使用，就這樣的我們告別衆人在八點半時出發。

那是一個清新明朗的清晨，草上掛著晶瑩剔透的露珠，小鳥活潑地唱著歌，土著們心情愉快，而我的情緒也很輕快。10：20我們又到了那長滿青苔、爬滿蕨類植物的地方；十二點半，也就是在1200公尺的高度，攝氏21度，經過了左岸有三個瀑布粗獷原始的Tono峽谷後，我們已身在一廣闊的闊葉林中。我們也經過我們所搭蓋的小屋處，下午二點半時，在一瀑布旁發現一地點非常適於紮營，其上並有很多野鹿新鮮的蹤跡，於是我們在此紮營過夜。這是個風景迷人的地點，在它後方東南方向，約三個小時距離之處，高聳著鋸齒狀的八通關。緊鄰瀑布的下方聳立著一棵松樹，在它的上頭即是飛馳而下的瀑布。我把一面德國和日本國旗緊緊地綁在樹上。由於我不斷地想著平安夜，於是我要我的翻譯解釋給土著們說，今天在我的國家是一全國性的家庭節慶日，在這日子每人都要有禮物。很快地，一個盛大的營火生好了，我坐在他們之間，要老許把豬肉豆子濃湯分在他們竹製器皿內，並且一人送他們一小包香煙。就這樣我們在平安夜的氣氛下坐在火邊直到深夜，而月亮微笑著看著我們的舉動。峽谷上空閃爍的星光好像是一明一滅的聖誕燭光。但實在是太累了，因此一個個很快地爬進小屋歇息。於是在粗獷的原始林裡，故鄉美麗的聖誕節慶浮現在夢中。

## 12月25日星期日

清晨一大早七點就出發了。8：15我們已爬到1650公尺，氣溫是攝氏十度。土著們不時打住腳生火取暖，對冷他們真的十分敏感。在我的同伴陪同下，比第一次早了三個鐘頭，我們就到了八通關高草原。天氣非常地晴朗，萬里無雲。在這上面，我拍了一張

照，可惜這是我最後幾張底片了。在它的背景向南的方向，可以注意到摩里斯山最北的主峰，非常陡峻，岩壁傾斜度差不多是45度，直線距離距此約有10—12公里。在此晴朗的天氣條件下，第一次有機會拍下它四面八方的地貌。

由剛剛提到的松樹位置向西方遠處看去，南北平行縱走長滿闊針葉混和林的新高山前山山脈，向西地勢也逐個兒低緩趨向平地。順著寬闊的針葉林向右邊北方望去，則山頂光禿僅長了些雜草。向東，首先在我們面前的是八通關上寬廣的草原，然後東海岸數座平行、1000公尺以上，直逼大海的海岸山脈，它們並不被植被均勻地的覆蓋著，有好些地方裸露出光禿的坡面。這些應該也是土著們放火破壞的，因為他們想要有面積大且方便的獵場。僅三分之一的山地還見有原始林地。

向南，首先看到的仍是沒有一棵樹的八通關高地、Paffasassun河谷，再往南，就是前面已經提到的，似雙峰駝峰的摩里斯山北主峰，向西急速傾斜，其東及東北方在山的上部仍見濃密的針葉林，但是向下漸漸被草地所取代。

在草擬和繪製必要的登山路線圖後，我們再度離開營地，在它的附近我們上一次也曾經度過兩夜。太陽幾乎已在我們的頭頂。當我熟練地往河谷下走時，土著們卻好像被釘住似的一動也不動，兩眼向河谷對岸濃密森林不住地探視，由他們的表情來判斷，他們相信看到了一隻鹿。在數分鐘的等待觀察後，我及土著們都確認，我們搞錯了，把一根樹枝看成是鹿角。

這上頭滿山遍野的松樹，讓我又想到這是聖誕節。於是我不想做任何事了，我要一土著上樹砍下最高處的一節，並把它拿下來。很快地，土著們紮好了兩座小屋，在他們的小屋前，升起了營火、愉快地抽著煙並且煮著食物。在我的小屋前，種下了那棵聖誕樹，並在樹頂最上頭拿我的探險鋼盃和石田先生給我的日本國旗當做裝飾。我們大家都是過節的氣氛，原來打算早上要攀摩里斯山頂，以及所有其他在山頂的計畫等等，就這樣全走樣了。在快樂的情緒下，我教我的同伴們如何用我的武器。很快地天黑了，因為我非常想家，於是將土著們聚在一起，並且以如下的敘述，將聖誕節及聖誕樹的真正涵義傳達給他們。土著們也有慶典，例如：紀念祖先的人頭祭，利用獲得的漢人頭顱來消釋百年來漢番之間的血仇。他們的表兄弟荷蘭人，在其故鄉也慶祝聖誕節，並且也將這節慶帶到島上。只是現在他們對這些有些陌生了，因為在荷蘭人離開後，所有的交流就被打斷，古老的傳統因此也被遺忘了。我呢，就是來此重新恢復他們的舊習俗的，並且也帶了禮物來給他們。我發給了他們手套，這對明天爬山的禦寒特別有用；長統襪以保護他們的光腳桿，香菸，此外每人還得到一杯熱可可以為慶祝。

在閃爍的火邊我們坐了好久，我藉著老許的翻譯，將他們語言中幾個重要的意思，譯成日文及德文。天氣實在太冷，老鼠們受不住溫暖火光的誘惑紛紛地鑽出，停留在我們的附近，還沒有睡覺的土著們當然不會錯過他們最愛吃的美食，把老鼠插在竹棍上連

皮帶毛烤來吃。他們也給我一隻如此烤熟了的老鼠腿，有個小伙子還特地用手舒服地摸著肚子給我看。我的中文翻譯，在家裡就知道烤老鼠是一道可口的美味，也津津有味地品嚐這少見的聖誕大餐。而我呢，雖然想嘗試所有新鮮的事物，但仍感謝地婉拒了他們提供給我的美味。我們所在的峽谷，在月光近乎垂直的照射下通谷明亮。事實上，這是我一生中最美的一次聖誕節，因為在我頭上數百棵巨大的聖誕樹向上延伸到八通關高草原；在這無數的聖誕樹上，閃爍的不是聖誕燭光，而是熱帶夜晚的星光。

### 12月26日星期一

大概四點鐘月亮從我們的峽谷裡消失，但是天也快亮了。我希望儘可能的及早出發，甚至摸黑出發都行。溫度計顯示攝氏零下3度，土著們顯得一點也不高興，要在這樣的溫度下開始爬山。用過熱呼呼的早餐後，土著們穿戴上我送給他們的手套、長統襪，我還把我的毛毯送給他們，同時也把我的冬季外套給了他們的頭兒，等一切妥當後，在清晨六點整出發。

我那漢人廚子和翻譯必須留下來看管行李，他顯得很難過，並告訴我怕被達邦土著突襲，為了他的安危，我把我的手槍給他。我們先越過Paffassassun河，兩個最老的土著Ebi和Ibi擔負起嚮導的工作；我走在中間，其他的跟在後面。我的同伴們像貓一樣抓著樹枝、雜草及根塊，向上攀爬直立在河邊20公尺高的岩壁約二十分鐘。我無法如此敏捷地跟隨著我那兩嚮導，因此，我爬到一錯誤的叉路上，無助地站在陡壁既不能上也不能下。其他跟上來的人也不知該如何幫我脫險，一直到最前面的嚮導折回，用一根長竹竿和我們這次帶來的繩索才將我由困境解脫。我們離開這直落的峭壁，來到一更為陡峻、狹窄的峽谷，谷裡長滿苔鮮、竹子及松樹。我們必須由許多橫七八豎倒在谷裡長滿青苔的大石塊，被雷電擊斃的巨大樹幹往上攀爬。土著們要我注意一棵已腐爛十來年的巨木，直徑約6公尺，樹身長約20—30公尺。樹幹上長滿厚厚的苔鮮和蕨類，由樹幹上肥厚的腐殖質另外長出好多棵針葉樹來。看著這巨木的殘骸，令我想起加州杉樹林，它們的年輪被鑑定有三、四千年齡。

才過七點，我們就離開此山脊，來到了一白霜閃耀的草地。森林邊緣深綠色的扁柏，長長的羽葉往下垂，清晨第一線金色的曙光照射在八通關山頂峰，使得節日的氣氛提昇。這一幅由深藍色天空包圍著，魔術似地變出來的迷人圖畫，在我腦海中一直揮之不去。四周圍仍是萬籟寂然無聲的黎明曙光。我的土著們手指著陽光照射的山頂，似乎亟欲跑過去，在溫暖的陽光下休息。我沒有辦法像他們一樣快速地攀爬陡峭的岩壁，再說我更想把這幅美景深植在我的腦海。光著腳的土著們，真的是很受不了這樣的寒冷，為了取暖他們不時要生火。很快地，我就趕上了他們，這時我們約在二千公尺，在這八通關高地的最高峰上。

在這上面，我們停留了約一個鐘頭，我還真高興12月21日因下雨而折返，要不然我不可能在這上面，在這如此清朗的天空下觀察大自然的傑作。

首先，我把羅盤準確對準東西南北四個方向，然後，我要土著們把所有的山名一一告訴我；這些山名，在我所帶來的臺灣地圖上一個也沒有。東南方可看到Ninaf和Cincan，再向南可見到Hassumbuto和Heismat，這所有的山平均都在3500—4000公尺。北面可看到Hatuk,Mamango山，距我們較近的是Hattatan,Tiboan 和Cisoque山。西面森林擋住了視線。南方，在我們面前的是新高山寬廣的針葉林海，在林海後面突出其最北的主峰齋藤峰，據第一個爬上山的人齋藤來命名。而最高峰從這裡還看不到。

由八通關主峰頂，首先是寸草不長的步道，它隨著高草地起伏的地勢緩緩延伸。土著們在此度點火，在攝氏20度下，燃燒的面積很大。

就這樣我們到達3200公尺的高度，也就是針葉林的上界。地上橫躺著些由雷電劈開，樹圍約1—2公尺寬的巨大樹幹；我們必須從它們上面爬過或下面鑽過，並愈爬愈高。森林的寂靜偶爾只被輕微神秘的風聲，以及細小樹枝的折斷聲打破。在我們的下面，我們注意到有一場大火，範圍很廣一直到森林的邊緣。林間的樹木與樹木間約有半公尺高的積雪，無數野鹿足印，土著們不時停下來，也一再地引起我的注意。我不時地用我的毛瑟獵槍向他們說的目標射去。

精疲力竭地，我們抵達了摩里斯山東背脊。這裡的雪更厚，樹木的景象更是毫無生氣。幾百棵大樹光禿禿的站著，毫無生命跡象，樹幹全被腐蝕一空。我們現在已到了3700公尺的高度，並繼續向西走向一非常陡峻，西面幾乎是垂直下降千公尺的山脊。這座山脊有些地方覆蓋著雪，沒有雪的部位則突出板岩尖銳的稜角。

當我們到達齋藤主峰底部北邊的一平台階時，大約是早上十點。岩壁高大約有200公尺高，其上沒有任何植物。這裡的雪融化了，因為陽光照射在岩壁上，並將其熱度向四方放射。這裡也長著一些有刺灌叢植物、草叢及針葉樹，與阿爾卑斯高山植物極為類似。我們在此打駐休息，三個年紀較長的土著Ebi,Ibi和Wishian躺在此巨崖腳下，而我和另兩個較年輕的Hussung和Biung則試著攀爬。起初，我試著直接由北坡往上攀，但很快地就發現，我的企圖根本不可能辦到；於是，就選擇東及東南坡的路，經過艱苦的攀登，先到齋藤主峰，據我的測量有3870公尺高。這一主峰日本人高估了約500公尺，而且也將之視為最高峰，當然兩者都錯了，因為南面還有兩座更高的圓頂山脊。齋藤主峰由疏鬆的板岩層層堆疊的像一座金字塔。在這上面的一塊石頭下面，我找到了第一位登頂的日本少尉齋藤留下的破爛的日本國旗和竹子做的旗桿。

齋藤和帶領那一次探險的本多教授，由於本多教授想要獨佔此榮譽，在報紙上唇槍舌戰爭論不休。在我和土著們談過後得知，本多教授實際上只到了新高山東頂森林覆蓋處，因為得了瘧疾不得不返回。就是齋藤也沒有登上東南最高主峰，而是由我，後來就

會知道，第一個爬上。我和土著們喝完可可，並且在瓶內裝了一張寫給德奧阿爾卑斯山登山協會的字條。這東西後來被日本縣長熊谷（按：應是指1899年登上玉山的辦務署長熊谷直亮）找到，並且經在大稻埕的德國領事Muller先生輾轉寄回給我。我把舊的日本國旗拿走，並且換了一面新的進去。

在這主峰上，由於它的前端有一平台階，我們在此逗留了好一會兒，在此高處的景觀視野，比我前面描述過的八通關景致，還更美麗迷人。在這幾乎是萬里無雲的天空下，整個摩里斯山嶺區可以一覽無遺。根據本多教授的說法，齋藤主峰乃此山脈區的最高峰。可能是因為攀登時天候不佳雲層密佈，因此沒能看到摩里斯山南面最高的主峰。

西邊八通關近在眼前，僅隔著一隆起3600公尺的深谷與摩里斯山分隔開來，針葉樹林看似以極為整齊的間距，從谷底一直綿延覆蓋到山頂。向西望，海面被霧覆蓋著，但是那些看似較摩里斯山低個數百公尺的前山山脈卻是清楚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

之後，我們很快地下山回到另外三個土著們休息的齋藤山腳。然後，我把之前埋在雪裡的香檳酒打開。我比手劃腳地告訴他們這酒比他們小米釀的Napus好喝，他們都好奇地看著我。每個人都有一份，快喝光時，還有個土著拿些雪摻進去。族中最長的，用手指頭指著齋藤主峰，叫它做「史脫比一山」。我當然沒有同意，並且要他記住齋藤少尉，第一個登上山者的名字。

我的同伴們已經沒有興趣，繼續待在此高處，但是我知道，只要我還沒有登上最高峰，我就還沒有完成我到此攀登的目的。這在齋藤主峰南邊的最高峰，中間以一座小丘和它連結在一起。在爬過最後一段尖銳泥質板岩石塊後，我們到了最上面。這上面看起來，還沒有人來過。就是土著們也從來沒有到過山的這一部份。我在上面的一塊石頭下，放置了一黑一白一紅三色的手帕，到現在我還等著有人把它拿下來給我。在4050公尺的高度處，我抵達了我旅行的盡頭。據太陽的角度來看，大概是下午一點鐘。輕微的東北風吹拂過高高堆起的泥板岩塊，二、三朵雲從我面前輕飄過山壁。為了不至於摸黑回到營地，我認為此刻正是下山的時候。所以我們又從爬上山來的路開始下山，先是經過有好多大野鹿蹤跡的雪堆。45分鐘後我們已回到了針葉林裡。氣溫計上的溫度指著攝氏23度。我的一個同伴偶然地在雪和苔鮮間，發現一被扔掉的鹿角，並把它遞送給我，角上已長滿了鮮苔。我們已經回到3200公尺，山上針葉林的邊緣。在我們的下方，開始分佈遼闊的草地，它們被上午土著們的一把火燒的黑黑的，有些地方仍餘燼未熄。在一個彎曲小徑上站立著一棵約70公尺高大的松樹，樹幹的下方有些地方已被燒黑，就在它近地表的地方有一個大洞，這是土著們生火的地點，因為這個位置可以擋住高原上不住吹拂的山風。

到了八通關主峰時，我們休息了一會兒。一個跟著一個地繼續下山。太陽已低降到照不到我們的高度。這時，已經到了下面的針葉林區，我們小心地爬過大岩塊，橫豎在

峽谷裡的樹幹和根塊，回到了我們早晨離開的營地，受到被我們留下的中國人熱烈地歡迎著。我非常想就在當晚回到東埔去，但卻必須因已迫近的昏暗在營地的小屋裡過夜。夜非常地冷，清晨五點的氣溫在攝氏零下幾度。

### 12月27日星期二

清晨七點三十分我們啓程，又唱又鬧地到了八通關分水嶺，它整片草地都被陽光照耀的閃閃發光。草上掛著珍珠般的露珠。這是一個清新的早晨，氣溫漸漸提昇到攝氏10度。開始下山前，在這裡還稍微停留了一番，來和這些山以及遠方的齋藤主峰做永遠的道別。用最快的速度，就把我們來時費盡千辛萬苦的困難，輕輕鬆鬆地克服了。跟著以前的腳印走，我們很快地就到達了以前的營地，我感覺好像回到家裡。

當我正躺在由細竹竿作成的床鋪略微休息時，在我的面前突然出現一張陌生的臉孔，正用好奇、詢問的眼光注視著我。這是由東埔頭目派來接我們的兩個人中的一個。現在有七個土著陪伴著我，然後，我們到了，在前面已經提過的，河裡的溫泉。

在克服所有的辛勞後，我無法抗拒舒舒服服洗個澡的機會；於是，我找一個適當的地點，在那兒由山裡流下的冷水和熱泉水混和的溫度剛好適中。我的同伴們卻比較喜歡停留在較冷的水域裡，我手拿一鉛罐把熱水淋到我的背部，熱度把我的背部都燙傷了。我白色的皮膚，引起土著們特別的注意，因為他們好奇地碰觸著我的身體。

接近黃昏時，我們終於又回到了東埔村，受到全村人熱烈地歡迎。我向那位孫子得病的老婦人探問病情，她用充滿喜悅的眼睛告訴我復原的情形。整個村子都在為我們幾天後的回程作準備。特別是Greiner先生，他特別期待著回家，因為在東埔村裡，他一直忍受著腰部風濕痛的折磨。

### 12月28日星期三

清晨八點所有出發的準備都已打點齊全。這一次回程的路，我們是沿著東埔溪谷到集集去，但是我們的承諾：在回程時去拜訪阿里山（和社）頭目Moro，就因此無法履行。因為所有的東埔村人都要陪我走這段路，而各個部落的土著們是非常不願意踏入另一族的領域。

在離開之前，幾位村中較年長的在其他村人七嘴八舌、手忙腳亂的協助下，抓了兩頭肥胖的家豬，用草繩綁住豬腳，把它們倒掛在竹竿作成的扁擔上，它們腳朝上，背向下，完全動彈不得。我把我的魚雷型哨子送給了一位留在村裡的頭目，並且答應在林圯埔買紅色襯裡託他的族人帶回來送他；這種東西土著們視為有特殊貢獻的表彰物。

東埔族中最長者Noisi，約六十歲左右，年事已高，行動也已不方便，雖然如此，他仍然不願意放棄陪伴我同行的禮數。於是整個路程，他由一個強壯的族人，坐在他們自

己編製的扛椅背負在背上行進。大概整個村子，婦女、小孩和少壯的小伙子們就這樣陪著我們離去。隊伍排成一列行進，最前面走的是扛豬的挑夫，沿著河走，有時必須踏著由簡陋樹枝搭成的便橋過河，有時則涉水過河。在水位比較深的地方，大概到土著們臀部的高度，他們也用扛椅，和扛族中最年長者一樣，把我扛過河，而我的腿則在水裡。就是Saig村人，也不想放棄這道別的機會，想參加我們的送行列，但是我辭謝了他們的好意。並且告訴他們還是留下好，不需要也如此的辛勞，所答應他們的禮物，我會交給他們的族人帶回。

雖然如此，我還是有一浩浩蕩蕩的護送隊伍，一共由30個男人以及7個婦女組成。我們的隊伍行進速度非常緩慢，特別是扛豬的土著，在悶熱的天氣下非常難受。在上午十點左右我們停下來，吃早餐並稍事休息，之後就到了通往Sotkuram、和社和楠仔腳萬的叉路。河床在這地方愈來愈寬，而在河裡的石塊也愈來愈小。路程會顯得如此漫長，主要是因為整個河岸彎彎曲曲的，而沿岸幾乎都是大礫石堆，我們必須不斷地攀爬，所以行進速度減慢下來。一路走來看不到一個人影，只遇見一個由集集正要回家的土著獵人。他躲在離我們約30公尺處，好像沒有看到我們似的，一直到東埔人叫他，他才走了過來。我們向他問路，他也仔細的告訴我們。當天晚上，我們在離河左岸不遠森林邊緣的河床搭了座小屋。之前，二個土著消失在高大的茅草中去跟蹤剛留下足跡的野獸。當我和我的翻譯忙著烹煮帶來的一塊野豬肉時，那兩個人身上滿載著獵物得意洋洋的走向我來；在不到幾分鐘內，他們獵獲了一頭山鹿和一隻環頸雉。和中國野雉類似，脖子上有一圈白羽，腿是紅色，而其他部位的羽毛是藍綠色。土著們把它當禮物送給我，而他們自己則忙著宰殺山鹿。山鹿的顏色很像我們的鹿，但是角的型態卻似羚羊。觀看他們宰殺過程，是件很有趣的事。獵人用他的刀很熟練地把皮剝開，並且平鋪在好幾塊木頭上曬乾。因為我知道，土著們一定會保留自己獵殺動物的首級，所以我試著要他至少把山鹿角送給我，他遲疑了好久才答應。在我的中國廚子烹調環頸雉時，這土著獵人則要求把雉頭給他。這點和他們的一則迷信有關：據說誰吃了像雉、鴿等這種鳥類腦的人，他會在打獵時運氣特別的好。

去了皮的山鹿被切成塊，並且分給每人一份作為晚餐，內臟則丟掉，貴重的部位心、肝和肺等也一起分。獵人自己則用手接著心臟流出的血，十分愉悅大聲的啜飲，他整個臉都被血染紅了。就是這裡也有一則迷信，認為喝了此血，會很容易發現野獸的蹤跡，因為可以使他視力更好。

在這段時間，晚餐也弄好吃完，我們很早就寢，因為白天氣溫過高，必須利用清涼的月夜行進。

12月29日星期四

我們四點就啓程。下弦月柔和地照著路面。經過我們已認識的白仔坑峽谷後，我們來到一處完全陌生的地方。橫越過好多河床，在清晨八點太陽剛升起時，我們到達竹林圍繞，由幾戶中國人居住的小屋組成的竹仔腳村。從現在開始，我們已經離開實際的森林地區，來到漢文化分佈地帶。在這裡從河岸邊獲得的土地，用大小石塊堆砌的石牆保護著，裡面是種著蔬菜等的小菜園。

離開竹仔腳後，所有看似走不完的岩礫河床終於被拋在身後，我們來到了河岸，並且經由一條很寬廣的路徑翻過一150公尺高的山。從這裡可以看到，在山下有一很大的中國人的聚落，路的兩旁都是中國人開墾出的田園。當我們往下走到集集溪時，大概是八點半。在我們前面是由竹林圍繞住的中國村子牛轆轤（即今水里鄉永興村）。在我們漸漸接近後，引起全村上下一片騷動。老大迎向我們，並且把我們帶到村中的廟裡，廟門左右兩旁立者兩尊怪異的佛教神像。在這裡中國人用茶來招待我們。很快地，在我們的周圍圍繞了一群好奇的人，用驚訝的目光凝視著我們，因為他們所有的敵人：日本人、土著及歐洲人一次全部看到。到處都髒，在廟的附近很顯眼的有一糞堆。雖然土著們很想在這裡多停留些時刻，但我卻催促他們上路。在村子的前方，我們又來到河床邊，這裡我們的老友集集溪具湍急山溪的性質。由於坡度很大，骯髒的洪流以極大的速度奔流而下。河床寬度估計約四、五百公尺，但洪流寬度在百公尺左右。我們的旅行隊伍這下子陷入困境，因為既無橋也沒有船可以到河對岸去。看到我們的中國人非常的不友善，當我們想向他們借船渡河時，他們說沒有船。這根本就不太可能，他們就是希望看到我們陷入困境。但是，很快地發現在河對岸有一小舟，馬上有幾個土著跳入急流中，不到幾分鐘內，就把小舟帶過來。由於一次只能載三個人，所以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渡河。我最擔心的是我的行李和我所拍攝的照片，因為小船浸在水裡，所有的東西都有打濕的危險。兩個土著游在小舟的兩邊，一個拿著行李坐在舟內。我最後一個過河，而且非常的高興，因為沒有發生任何意外。在河對岸我們休息了一陣子，然後又踏著，愈來愈寬的河床，它乾涸的部份簡直是一小型礫漠，繼續前行。

這是整個行程中最辛苦的一天。熱帶陽光下，谷中的熱度不斷提昇，地上的小石頭和鵝卵石又多、又燙，令人無法忍受。就是土著們的步伐也慢了下來，並且需要常歇息一會兒；特別是挑夫們的負擔特別沈重。我必須不斷地一再鼓勵他們，和我的伙伴Greiner先生也開始鬥嘴，因為現在我眼前只有一個目的，儘快地趕到集集去。經過數個鐘頭的漫步，我們終於離開了河床。我和隊伍間有一大段距離，而只有二個土著跟著我。路的左右兩旁現在出現很多甘蔗田，偶而也看到一些中國村落，村民看到我們就很害怕地跑開。特別是婦女，這裡和山東一樣她們特別怕歐洲人，因為別人告訴她們說，歐洲人來此是要殺小孩，姦污婦女等等。這時，我們非常地口渴，我的兩個伙伴嚼檳榔

止渴，而我則吸甘蔗汁解渴。在路上我也打到幾隻野鴿，下午二時三十分到達集集，一個居住有三千人的城，有一日本憲警駐在所和日本軍營。

我在一中國商人處休息，灌下好幾瓶啤酒。慢慢地Greiner先生以及其他遲到者一個個精疲力竭的都到達了集集。我們現在在海拔高度約420公尺處。在我到行政長官署報備後，我們就住進一日本旅館，由於已沒有多餘的房間，土著們則在一樟腦商人處過夜。在集集有一位名叫Mannich的德國人，多年來和中國人及土著從事著獲利極大的買賣，但在日人佔領福爾摩沙島後，生意就不做了。

就在我們過夜的日本旅館裡，有一警駐所官員來探望我們，他向我們報告有關最新的暴亂，以及其他新的消息。所以我們也獲知，在回程也要經過的台中城，爆發了瘟疫。

### 12月30日星期五

睡了一覺後，我們神清氣爽的離開集集，之前警駐所官員又來探望了一次。我們得到約20名日本士兵的護衛，因為又將經過反抗區，同時我們必須運送病患到林圯埔的軍醫院去。我們自己乘坐中式轎子。它是封閉式的，只能從前面打開，左右僅各有一窗可向外看。我的槍一直拿在手上隨時可以作戰，因為反抗者就是選擇運送病患的隊伍來突襲，這種事已發生過好幾次。離開城不到幾分鐘，經過一個小墳場，它的前方豎立著一個很大的紀念碑，因就在不久前，14個日本軍警在暴亂中被殺死。

我們又到了集集溪，同時我們必須橫越它好幾次，但大部份的路是沿著河床，同時支流也愈來愈多。在河床很寬的一處我們乘坐船渡河。天氣熱的讓人實在難受，在離林圯埔三、四公里處零零星星地出現由高大竹林圍繞著的中國農舍。竹枝互相摩擦沙沙作響，在枝上坐著好多野鴿，特別是鸚鵡鴿。我們在十二點半到達林圯埔，20公里的路程在五個小時內走完。副行政長官和阿里山族土著們在我們抵達時向我們致意。我為土著們，包括阿里山人和陪伴我的東埔人開了一個盛大的慶祝會，並且分給他們我所答應的禮物，包括：紅色、藍色的布巾料，鹽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Ibi得到一塊紅布巾，而Hussung得到我一直穿著的毛襪。除此之外，我還送他們好幾箱的香檳，很快地他們開始哼著作戰的曲子。我自己則先領回放在此地的個人物品，並送了些底片去沖洗，然後，我們即開始做返回大稻埕的一切準備。我探險的成績，我已經電話通知德國領事v.Varchmin先生。土著們把他們帶來的豬和香蕉與中國人交換彈藥和其他的物品。彈藥的交易當然是瞞著日本官府進行的，這是可以瞭解的，因為日人根本不願意土著們有任何武器。阿里山和東埔兩族人一直到深夜仍是熱鬧非凡。

### 12月31日星期六

早上八點，在我們與官署的日本官員石田和津田道別後，隨即上路。兩族人和他們的頭目在路的左右兩旁列隊歡送。每一個人都深深地彎腰鞠躬，並且要求我要很快地來再來。我們有五台轎子，約有12個日本士兵護送。這裡的集集溪也必須坐船渡過，快10點鐘時我們就到了寶斗，在這裡我們仍在老地方過夜。這兒，我們慶祝了除夕，為了歡迎新年的來臨，最後的一瓶香檳就這樣喝光了。

### 1899年1月1日星期日

由於我們很早就上床睡覺，所以一大早在月光下就出發了，氣溫很低，涼意很深。萬籟無聲，整個村子都還在睡夢中。我們經過無數個由密不透視竹林圍繞的農舍。在一被金色旭日光芒照耀到的高挺竹枝頭上，站著一打以上仍熟睡的野鴿。兩發瞄的很準的子彈，就打下了好幾隻。總之，這一天我們打獵的運氣特別的好。我們打下好多隻野鶲和白鷺。

在台中，我們投宿到一家日本旅館，拜訪了英國傳教士梅監霧牧師，而替日本警察工作的俄人 Aminoff 來找我們，希望我們到他那兒過夜，我們欣然同意。因為就在我們放置行李旅館的附近，正蔓延著瘟疫。

### 1月2日星期一

一大早我們就乘坐租來的手推車往葫蘆墩出發。天氣不但冷，風又大還有霧。

### 1月3日星期二

由於找不到抬轎子的中國苦力，台車也只有部份路段能利用，所以這天我們步行上路。在苗栗，我們又在四個星期前在來路時投宿的旅館過夜。這地方的暴動看來還未平息，因為不斷的有襲擊事件傳來。

### 1月4日星期三

一大早我們就出發往竹塹去，這次選擇沿著海岸走。海岸平直，沒有灣澳，並且一直有沙丘伴隨。大輪船根本無法靠岸，因此交通只能靠著中國舢舨船及漁船來維繫。剛好是退潮時，沙灘上滿是海星、螃蟹和魚類，它們提供福爾摩沙島數量龐大的鳥類一覽絲豐富的食物。我們必須不時地涉水過河口，水的高度有時高達苦力們的胸部。路上也經過好幾個漁村，終於在黃昏時我們到達已經認識的竹塹城。

1月5日星期四

早上九點我們乘坐轎子到舊港溪對岸的火車站，也就是火車鐵橋被颱風摧毀的站。在這兒我們碰到台中警駐所的上校，他詳細地探問我們的旅行。幾個鐘頭後火車將我們送到了台北，一個鐘頭後我們已經在德國領事館，受到v. Varchmin先生及Müller博士熱誠的歡迎。我也受到日本總督兒玉男爵的邀請，並且在以後的幾天中，在他堅定的請求下，在日本軍官聯誼會上，我對整個探險的過程做了一詳盡的報導。

## 後記

最後，若要我說說此殖民島對新主人日本的意義，我的預言是美好的遠景。起初，大家的看法卻是負面的。大約在十年前，當日本在中日戰爭中獲得福爾摩沙時，對此殖民地經濟的前景曾猶豫思考了好一陣子。但是，在平定中國人的反抗後，社會秩序再度恢復，日本人已成功的把這自然資源豐富的島納入，並成為他們價值非凡的財產。

現在日本民族已成功地展示，在精神方面，他們自己的文化也能適應歐洲的文明，特別是就軍事和經濟層面而言。

日本目標明確的政治，對外的力量絕對不會分裂。他們對國家主要興趣正確的認識和執著，更是積極，表現特別出色；他也知道用他所有的力量堅忍的去防禦，以免國家發展目標遭到破壞。簡而言之，日本現在已證明了，就是一個亞洲國家也能建立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同時他也知道要如何的去防衛。

**謝辭：**本文日人姓氏係由本系教授陳國章協助中譯；沿途所經地名則在吳進喜細心校對協助下完成；同仁汪明輝撰寫附錄，在此由衷感謝他。

## 參考文獻

文瀾（1953）從臺灣茶到稻江外商，台北文物，2（3）：36-42。

楊南郡（1996）：台灣百年前的足跡，台北，玉山社。

劉克襄（1988）策畫；宋文薰等著：探險家在台灣，（台灣本土系列二），台北，自立晚報。

劉克襄（1995）：台灣舊路踏查記，台北，玉山社。

蔡懋棠（1980）：清季台北的外僑，臺灣風物，30（2）：76-77。

Davidson,J.W.(1903)，蔡啓恆譯：臺灣之過去與現在，臺灣研究叢刊第107種，臺灣銀行。

Pickering,W.A.( 必麒麟 1898 ) 著，吳明遠譯：老臺灣，臺灣研究叢刊第 60 號，臺灣銀行。

Riess,L. ( 1897 ) 著，周學普譯：臺灣島史，在：臺灣經濟史三集：1-36,臺灣研究叢刊第 34 種，臺灣銀行。

Wirth,A. ( ? ) 著，周學普譯：臺灣之歷史，在：臺灣經濟史六集：1-84,臺灣研究叢刊第 54 種，臺灣銀行。

## 〔附 錄〕

### 讀德人史脫貝氏攀登八頓孤峨弩

汪明輝

八頓孤峨弩（ Patungkuonu ）為鄒族人對玉山的稱呼，後來轉譯成八通關，指的卻是今登山途中曾是日據時期八通關駐在所的位置，鄒族人視玉山為族人發祥地，有如泰雅族之於大壩尖山，排灣族之於大武山，諸山對於各族皆具神聖性。

德人史脫貝氏於約一百年前（ 1898 ）的耶誕節前後成功登上玉山主峰而成為有記錄以來之第一個歐洲人，其登山路線是取道今南投縣竹山沿濁水溪岸前往，路上與當地鄒族或布農族原住民相遇同行，最後靠布農族之協助得以登頂。對原住民當時生活習性、聚落環境和途中遭遇之人物、事件等背景及對原住民的印象皆忠實地記錄下來，對今日原住民研究頗具參考價值，身為鄒族內在研究者，對於其所描述之內容，提出淺見，或為說明，或是補充，供閱者參考。

史氏一到竹山便遇見一行二十餘位阿里山鄒族人，包括二位頭目，由文中所附相片，知其中一位名叫 Moro 。顯然他們是屬於北鄒族之魯胡都（ Luhtu ）亞群，該群是自南方另一亞群即特富野群所分出，其主聚落為史氏所經之和社，位在今信義鄉同富村桶子林所在，社中有史氏所稱「未成年男子聚會所」，鄒族稱為庫巴（ Kuba ），是頭目行使政治、軍事、祭儀、教育、經濟及司法裁判等權力之場所，是部族象徵建築，主要為木造干欄式高架覆以茅草蓋之結構，其內部置有敵首籠、火器袋、護身籤條等禁忌物，屋頂上中央植以木槲蘭，正門朝東，門前為祭儀廣場，場邊種植雀榕樹作為祭祀時薦台及天神下凡之梯，周圍便是各氏族家屋，附有禁忌小屋（ Emoo no peisia ）、小米倉（ Ketbu ）、獸骨架等，象徵氏族之宗家地位，即各分家之所由分，鄒族稱這樣的聚落為 Hosa ，是為和社之由來，一般稱為大社，其下轄分支小社包括今久美（ Mamahavana ）、神木（ Huhuv'o ），及新鄉（ Sinapalan ）等，久美即楠仔腳萬，至少上世紀末還維持此

聚落體系。

清代吳光亮開闢通往後山璞石閣（玉里）之古道，自竹山橫斷鳳凰山出內茅埔，通入楠仔腳萬經和社、東埔，越八通關達玉里，故到日據初期，竹山一直是魯胡都部群對外交涉之出入口。因此史氏既然是跟隨阿里山族人往玉山，應當是取道此路。而在到達楠仔腳萬前不久，先經過叫 Sotkuram 之地，照行程之近，這地方可能就是鄒族 Sinapalan 社，相距約二公里多。二個頭目中 Moro 頭冠較特別為和社總頭目（另一為小社 Mamahavana 之頭目），史氏見其面貌似荷蘭人，而 Moro 亦稱與史氏之祖先同，且到了 Sotkuram 族人皆呼表兄弟來了，指出鄒族各亞群與荷蘭人有血緣關係之事實，如二頭目所屬 Yulu-nana（漢姓甘或湯）氏族，特富野群之 Yavaiana（陽），Yasiungu（安）氏族，達邦群之 Yasakiei（洋）氏族以及南鄒族 Kanakamavu 和 Sa'aroa 群乃至於過去之邵族部份氏族皆然，故不像純馬來人種，至今因通婚結果此特徵已較不明顯。從居住空間觀之，具有荷人血統之族人，顯然來自臺南平原一帶與平埔族混血或純荷蘭人，在鄭氏入台之後造成原住民及留台荷人大舉流竄，部份荷人隨平埔族人進入鄒族聚落而被鄒族納為族氏族成員有以致之。

史貝脫登山途中，和社以前屬鄒族區，陳有蘭溪從集集以上，尚未見有漢人或布農族人進入，但日據以後至本世紀初漢人卻加速對上游之侵墾，逐漸形成今明德、自強、愛國、豐丘、同富及神木等沿岸村落。鄒族與漢人接觸過程中感染多種流行病，其中包括史氏所見之瘡疾及天花（痘疫），而後者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筆者調查期間族人傳說指陳歷歷，如云未及埋藏死者而先死，自是，部落遂告衰微，而任異族入侵領域內，日人於 1916 年查和社人口時尚有 12 戶 164 人，但 1920 年僅餘 8 戶 46 人，日人於是令其廢和社而合併之 Mamahavana 社，共餘 19 戶 105 人。

日人為管理濁水溪上游之布農族人，於 1935 年令施武（Isbukun）部族之八社 76 戶 1012 人移住於今羅娜村，1940 年又遷丹大群 (Take-vatan) 及巒大 (Take-banoath) 群五社 26 戶 332 人移住今新鄉村，其後又陸續遷移至久美和望鄉等村，日人為防止二大宿敵之衝突，而導演和親政策，即安排地主鄒族 Teneoana 氏之新郎與布農族頭目氏族 Take-susungan 之新娘結婚，為保成功，日人宰了至少六頭牛及更多頭豬、羊以宴請雙方，並且在會場之外圍以武裝日警，通婚成為鄒族與新來鄰居關係基礎，進而走向了同化之途，此況想非史氏所能料。

史氏過了和社，便進入東埔社布農族人之區，其頭目與 Moro 有姻親關係，故接下之行程交由該族協助，而與史氏相約回程再訪。原本和社人先於東埔人遷來，東埔人建立社地後便與鄒族人採和睦通婚政策，祭典時皆不忘相互邀訪，因此學會彼此語言、歌舞。至今，七、八十歲之東埔布農族人多能說流利之鄒語，但是當史氏率其布農族嚮導在 Paffasassun 河谷附近紮營時，卻遇達邦鄒族人可能侵襲獵首之緊張事件，此事證明在

吳鳳死後，鄒族並未因其感召停止獵首行爲，而根據筆者阿里山鄉之訪查亦有關於此事件之傳說（註），即特富野群樂野村人75歲（1925年生）Tibsusngu Muknana氏之祖父以及來吉村人Voyu Peongsi氏（72歲）之祖父，後者為特富野社軍事征帥（EuozomU）之小隊長（稱勇士Maotano），或許是為了報復族人被殺，二人皆加入出征隊伍，傳征帥與小隊長皆為頭目氏族，因故發生齟齬，在接近敵人陣地時，小隊長不顧一切，逕自衝向敵陣殺死一人之後也被敵所殺，因此亂了陣腳致使鄒族犧牲三人，但也取回七個人頭，返回後在帶有哀傷中仍舉行獵首祭（Mayasvi）。此事或在史氏遭遇事件之後發生，雖目前尚無布農族人之進一步傳說，但至少可以確定當時史氏一行人所害怕可能來襲之人，為特富野群人（布農人稱之為Tivula）而非達邦群人（布農人稱之為is-Tapang），而具謀略卻剛烈之小隊長，亦即是來吉人Voyu之祖父為最後被敵族獵殺之族人，這事卻廣為流傳。

獵首乃原始部族之生態法則，長期以來，鄒族與布農族因生態空間資源之競爭，相爭相諧，然似乎愈接近現代，被史氏所稱和善謙虛之鄒族卻身陷各方異族文化之蠶吞鯨食，原有寬廣陳有蘭溪之河階領域，現僅成為異文化中孤島，空間結構之巨變，一定程度地決定了社會關係與文化內涵之變遷向量。鄒族之命運，好比當時與表兄弟史氏見面之約定，硬是被新的朋友所取消了一樣，而逐漸被遺棄了，而此，想必也非史脫貝氏這位「表兄弟」所樂見的。

註：筆者於阿里山鄉樂野村85年8月16日訪問武義德先生及85年9月11日訪問汪成源先生資料。

## 參考文獻

- 汪明輝，1995，〈鄒族久美方言之遷移--一個社區語言之社會、空間與歷史〉，《第一屆台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737-763，台北：師大。
- 汪明輝，1990，《阿里山鄒族傳統社會的空間組織》，226頁，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論（未發表）。
- 魏惠林，1952，《台灣省通志稿，同賈志，曹族篇》，253頁，南投：台灣省文獻會。